

F. K. LEISURE LIBRARY

STUDENT

復光課餘圖書館

060 • 8503

110 2874

長春

110 287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1312B

登記號23860
類 060
冊入口期 年

序

我每月在民國日報覺悟欄中舉行一次「青年徵文」，獲得青年作家們偉大的支持，紛紛以佳作惠寄，每天所得到的稿子，要超過覺悟所能容納的兩倍以至八倍。我細心地選擇文筆最好的，內容最動人的作品來刊載，幸蒙各界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們，一致予以鼓勵與讚許。這不是我個人勞作所致，而是寄稿者的功績！

日新出版社約我將覺悟中發表的作品，再加一遍選擇，把可以給青年們欣賞觀摩的作品提拔出來，作為青年文選叢書，印成單行本。這個提議，恰好可以滿足一羣青年屢次要求覺悟每月發行彙訂本的渴望，所以我立刻就接受了。

青年文選叢書所選的文字，並不限於青年作家，老作家以及已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只要富於青年精神的而且富有滋養的，我也選錄了。或者，這更足以啟發青年們寫作的技巧。所選的文字，依體裁分類，如論文、小說、詩歌、書信等七八種。這不僅使青年們對於各種文體能得到認識，並且也使青年們在多種多樣的詩文中，得到極濃的閱讀興趣。

我相信這部青年文選對於青年們可以有點益處的。第一，青年們閱讀青年文選，至少在思想上必不至落伍腐化；在知識上可以增加新鮮而正確的觀念。其次，即就練習作文，也可從這部青年文選裏，得到許多觀摩之處。

現在這部青年文選叢書開始發行了，希望各地的青年們都能以愛我的熱誠來愛好這部叢書！

一九四六年 徐蔚南

圖書館
藏書

東南日報滬版創刊時，我曾被約去暫時編輯文藝副刊「長春」。因為報紙剛發刊，自然無人投稿，我便拉一批「覺悟」中的青年作家來幫忙。編「長春」半個月，報紙局面已定，我即依約離去。

這本書中所輯的詩文，就是從半個月間「長春」十五萬字中選擇出來的，並均得原作者的同意。所以雖則是「長春」上發表的稿子，實則仍是「覺悟」青年作家的作品，不妨仍作為青年文選的一輯。書名「長春」就是紀念稿件最初發表的場所的。

徐蔚南

青年文選第六輯目錄

(一) 通論

常山

航空郵票中的幸運

醉李

吳山青

(一)

(三)

(二) 記事

華羅庚氏之發迹

霸王廟

仁

鎮東

(八)

(一〇)

(三) 小說

家瘤

遂春 (一四)

蘇太太

沈飲 (一七)

老布衣的悲哀

沈雲崗 (二〇)

(四) 詩

這是軍隊

徐天明 (二三)

你是我的陽光

徐天明 (二四)

你常在我心中

徐天明 (二五)

狂言一章

胡樸安 (二五)

(五) 散文

憶妻

李棉 (二六)

斷環

李棉 (二九)

寄姊

余惠珍 (三〇)

畫像閒談

李棉 (三四)

(六) 書信

奈古書信

奈古 (三七)

(七)札記

枇杷與楊梅	瞿仙	(四〇)
榴花照眼明	瞿仙	(四一)
長春樹	醉李	(四三)
玫瑰花	瞿仙	(四五)
閒話水仙花	余仁	(四六)
新荔子	瞿仙	(四七)
葫蘆	瞿仙	(四九)
捫蝨談蝨	余仁	(五一)
銀魚	瞿仙	(五二)
黃魚	蘧軒	(五三)
窗	余仁	(五四)



通論

常山

醉李

——又習齋漫筆——

自歐西醫術流入我國，中土醫藥，漸見擯棄，以其說理之近玄學，而不合科學也。喜新之士，其甚者，雖誤死於西醫藥，而終不信國醫藥之尙能起

沉疴；其次者，即心危於西醫之將失效於斯病，而轉延國醫，亦不過弋獲倖中之冀，初未稍存倚重之念。是故譏之爲乞靈於樹皮草根之原始時代醫術，稍假時日，必淘汰無遺。基此因素，浸成習俗，而穎秀之士，無復更從事於斯道，而精研發揚之望，殆將絕矣！雖然，國醫自道所以愈病之理，固不合乎科學，而其使用之藥物，入人軀體，而收實效，則必有合乎科學之理存焉，是以迄今西醫有國醫可廢，國藥不可廢之議，而利用國藥之風，漸盛。余

嘗謂中西學術本原，雖似相忤，而實有相成相用之處，合之兩美，背之各短，不獨醫藥爲然；蓋門戶水火之見，不必存，而耳食之談，更可息也。

近日報載民國三十一年春，滇蜀等區，瘧疾流行，以國外交通被阻，西藥斷供，適蔣主席侍從室職員程君靖舫，將報載治瘧方，印送同事，一服而愈者甚多；乃以方藥託中央政治學校醫務研究所化驗，發現其中常山一味，實爲治瘧主藥，試治千餘人皆愈。旋蒙主席三次撥費，深加研究，歷時三載，實驗功成，證明常山爲治瘧特效藥，在西藥奎寧之上，國中乃羣起注意，英美人士，亦來索取。中央委員陳果夫氏，於是倡設「中國特效藥研究

所」，擬廣搜他藥，擴大研究，以替西藥。竊以爲陳氏此舉，不特國家之光，抑亦世界人類之福音，何也？我國藥品，種類之多，效用之廣，遠勝西藥；苟悉心搜研而發揚之，何止杜歲歲耗於西藥之漏卮，且將補西藥之不及，而通行全世界矣。

考本草書，常山爲含有小毒之草，產四川廣漢一帶川谷間，其根曰常山，苗曰蜀漆，春夏用苗，秋冬用根。氣味苦寒，主治傷寒寒熱，溫瘧鬼毒，胸中痰結吐逆，積聚邪氣。歷代醫家，皆驗爲截瘧要藥，沿用迄今，應用最廣者，有二方：一曰「常山飲」，用常山、草果、檳榔、知母、貝母、烏梅、薑、棗、半酒水煎，先瘧發時冷服。一曰「截瘧七寶飲」，用常山、草果、檳榔、青皮、厚朴、陳皮、甘草，煎服同前方。二方皆以常山爲主藥，然皆限用於感受時邪，痰食積聚之實瘧，不能混施他瘧；以瘧有各種，而此二方主治之實瘧爲最多見，程君所印送之方，當亦不離於此。在國醫謂常山能治瘧之唯一理由，以爲瘧疾患者，多蓄痰涎黃水，或停滯心下，或結滯脅間，乃生寒熱，即上所謂

胸中痰結也。法當吐痰逐水，水在上焦，常山能吐之，水在脅下，常山能破其滯，而下其水，此類症狀，又謂之脾寒，故必副以草果、檳榔等，溫燥攻破之力，始克奏十全之功。故若獨用常山，每見遺憾，猶之一味「奎寧」，未必能悉治諸瘧也。昔有單投常山，試之蘊熱內實之瘧症者，忽大便點滴而下，似泄不泄，即佐以大黃，得快利數行，而後獲愈。蓋單純之力攻邪，或未克殲滅，譬之擒賊，雖已擒王，而無餘力置之死地，則猶有患也。國藥方中之有君臣佐使，實能各司其職，而收相得益彰之效，於斯可見。

又叢山瀕水之區，春夏之交，往往濕熱之氣交蒸，而爲嵐瘴之毒，人感受之，則病發如瘧，上所謂積聚之邪氣，是也。瘴氣從口鼻吸入，而逗留於胸腹間，或從皮膚毛孔侵入營衛分肉間，常山皆能辟而去之，方中之檳榔，實爲其良輔，程君所用之方，所以能奏效如神者，當多屬瘴瘧也。余聞抗戰中，東南人士，奔往滇蜀一帶之患此病者，甚多，而其苦楚，更甚於土著；要皆軀體不習水土，而抗邪之力弱也。乃能於萬般艱險之中，藉其地所產之

藥，以療其地所染之疾，亦造化設施之不可思議者矣！

國醫學說，於晉唐以前，原未盡落玄虛，實事求是爲多。故居今日而貿然持後責前，似有未安。惟欲運用科學方式，加以董理，誠非易事，姑置緩圖而先從國藥着手，則誠達識也。計國藥之已經科學研究，而西醫採用，卓著成效者，有如大黃、麻黃、黨歸、仙鶴草等，余猶憶其單舉一品，而未研究數品之混合作用，以致功效未臻於極，苟能以國藥著名成方，藉醫化學逐一精密研究，而發明之，則治療之途將益廣，而未嘗不可以連繫之故，進而

航空郵票中的幸運

集郵不僅是一種癖好

同時也是良好的投資

十七年以前，在一九二九年，只要費五千元（本文所說的元，概指美金而言）便足贖買全世界發行的全部航空郵票。七年以前，同樣那幾張郵票，目錄上的標價已超過二萬元，現時需要三萬元了。

革新國醫學之說理也。方今民困甫蘇，物力維艱，自宜望諸在位者之倡導扶掖，則響大聲宏，而事方有濟。猶記前十餘年，上海國醫丁甘仁，紳士李平書等，倡設粹華製藥廠，志在改進國藥，以飲片提煉成液，依方配合，即可取服，仿西藥房法也。惜以製煉未精，液輒霉汗，而病家又不欲貪省煮煎之勞，卒以營業不展，虧損閉歇。後乃有佛慈製藥廠，則以合製成藥，間或提煉單品，雖尙能維持，然於改進前途，亦無甚裨益；是則民力不能勝任之明證也。今陳氏既登高而呼，行見四山響應，不拔之基可立，而空前之績必顯，豈不懿歟！

吳山青

若連一九二九年以來發行的航空郵票一併搜集完全，就非美金十五萬元不辦。

在一九二〇年時，航空郵票是集郵界的孤兒，許多集郵家大都視爲郵票的一種變格。到一九二七

年，美國林白大佐駕機飛越大西洋，於是全世界始覺航空運輸的可能成爲事實，而航空郵票也可能成爲專集。

到了今日，收集航空郵票成爲一種癖好，除世界各國每年有許多新票發行外，還不時有前所未知和前時未用的郵票發見。例如，一九二〇年時，海參威會建立過一個遠東共和國，後來不久便併入蘇維埃聯邦。這個共和國，在一九二三年發行的一組航空郵票，直到前年才被發見。這一組郵票共有十六種，無論用過與否，價值都是一千五百十元。

集郵不只是一種癖好，也是一種安全而且有利利的投資，但須知道那種郵票應當搜集，和爲什麼要搜集。大概說來，郵票的價值平均每年約增一倍。這裏的所謂「平均」須要加以注意。譬如有郵集一部，內藏航空郵票一百種，在十年之中，其中價值沒有變動的約居半數，略漲少許的佔百分之四十，可能有一二種還要跌價，能漲上百倍的不過五六種，漲達千倍的只是一種或二種而已。

視集郵作投資的最好賭法，莫如購藏稀少珍貴的郵票，而放棄普通品，就是非常悅目的亦宜割愛

。請讀下述的幾個例子。在一九二八年時，法國會將兩種並不好看的普通郵票加蓋後，作爲試航用的航空郵票。那兩枚郵票的價值，在當時還不足二十元，現時便需二百元了。還有波斯灣西北的科威特，在一九三四年時用印度郵票加蓋航郵字樣作爲航空郵票，其中四安那的一種刷色粗暗，貼在郵商的選票簿上，標價每枚不過一角，現時也值三十五元了。像這樣的例子，最少有好幾百，實在不勝枚舉。

不論收集那一類郵票，都需要經過聰明的選擇。在今日，一個普通階級的人決不能希望集齊全部的航空郵票，尤其是想連高價的錯體票一併收集在內。集郵家可就各人的風趣，愛好，選集幾種專門的郵票，試行蒐羅完成全集。例如專集三角形的航空郵票，或專集某一國的航空郵票，但須記着南美洲各國的郵票價值仍低於票面。大多數郵票僅用一種彩色印刷，也有用兩種彩色套印的，更有少數用兩種以上的彩色印的。純由趣味及較爲省費起見，不妨專集以上三類中的任何一種。有人專集繪有飛機圖案的郵票，種數就有好幾千，飛機的式樣也有好幾百。有人專集齊伯林飛艇票，但所費常較昂貴

。另有一類人僅集錯體票，這一類多是航郵中最稀罕而又名貴的票。

一九一八年的五月十四日，華盛頓一家銀行中的一位職員，名字叫作羅培的，走到鄰近一處郵局的窗口，購買新發行的二角四分航空郵票一百枚。局員將二十四元收去後，給與羅培一回不小的幸運。——一百枚中心藍色的飛機，全是倒印着的。過了一星期之後，羅培把這一全張郵票賣給三位斐拉台爾非亞州人，得到一萬五千元的代價。隔不幾天，這三人又將全張售與葛林氏，得價兩萬元。現時這一百枚郵票的市價，總值當在二十五萬元以上，單枚的最高價到過四千二百五十元。

中心倒印的二角四分航空票，所以能售高價的理由，因美國印刷局印刷郵票從未錯誤。當羅培購到的一張為公衆知悉時，郵局方面會將存票加以檢查，結果發見印錯的居然還有好幾張，於是立即提出消燬。郵局方面更請羅培將購到一張，同樣予以消燬，經羅培宛辭謝却。

郵票價值的所以貴，在於存票稀少，而集郵家需要衆多。例如世界上最早的十枚航空郵票，現值

五萬一千八百元。十多年以前還不消二千元。初發行時，併計不滿十元。

每一種稀少的航空郵票，都帶着一些故事：有些屬於歷史的，有些屬於投機的，有些屬於探索的。美國中心倒印的二角四分航空票已詳上述，現在再談其餘的九種。

價值最貴的航空郵票，要算中美洲闕都拉斯國的黑色加蓋票了。在一九二五年，美國飛行家滂特氏在中美洲闕都拉斯國內，相距一百四十五英里的兩城間，建立一條中美洲航空線。這一家航空公司祇備一架陳舊的單引擎飛機，由美國人摩根氏任駕駛。取少數闕都拉斯國在一九一五至一六年間發行的郵票，經郵政總局局長的准許，由名叫史諾的另—美國人，用小型手印機加蓋航空郵政字樣。這樣印成的郵票，用來貼在飛機運送的信件上。用了二年之久，公司停歇，摩根便帶了少數未用過的郵票，一起賣給紐約的司考脫郵幣公司。這種黑色加蓋票在以前竟絕無所知，致使郵幣公司定價時大費周章，最後定為每枚四百元。後來，這種郵票祇有兩枚留存於世，到現時如能以一萬五千元以內的代

價購到一枚，便是極大幸運。這是暗藍色印刷，圖案係一條橋樑，票面值十分的一枚普通郵票，不過用黑色加蓋的而已（通常都用紅色加蓋）。

就在上述航空郵票的同一組內，還有一枚珍品，也因加蓋的顏色錯誤，和黑色加蓋同樣著名於集郵界的，便是五分的紅色加蓋票。這一枚郵票，圖案是戲院建築，淡藍刷色，應用黑色加蓋而誤為紅色，據傳總共僅發行了七枚。每枚市價，現值一萬元。

最珍貴的中心倒印航空郵票有三種：第一種就是美國一九一八年發行的二角四分票，已詳上述；另外兩種都出於南美洲的玻利維亞，同於一九二四年發行。這一批郵票，每張含有五十枚，每枚由兩種彩色套印而成。邊框的彩色隨票值而不同，中央的飛機圖案概用黑色。票由倫敦潘京培根公司代印，其中十分票一種係紅邊黑心，共印二十二萬五千張，不料夾着一張飛機倒印的在內。現時一枚正常的郵票祇值一角，中心顛倒的要值三千元。還有一種是邊框黑棕色中心黑色，面值玻幣兩元的郵票，當時共印兩萬張，歷來不知道有變體，到前年也發

見了幾枚飛機圖案倒印的票。隔了二十多年還會發覺這樣大變體，也是想不到的事。每枚現值三千元，但也可能跌至一千元以內，或漲至五千元以上，須俟集郵家和郵商將存票檢查過，確切決定這種變體票的現存數目才好評定。

一九二八年，墨西哥發行一組航空票，其中二角五分票一種因印刷的彩色錯誤而著名。因為印刷所油墨的缺乏，先印一大批棕紅色邊棕色心的郵票，再印一批暗綠色邊灰棕色心的郵票，另印少數棕紅色邊灰綠色心的郵票。第一種每枚現值二角；第二種略貴少許，第三種每枚值二千八百元，將來還極有漲價可能。

十種最罕貴的航空郵票，紐芬蘭倒佔着三種。價值最高的一種發行於一九三三年，是一種加蓋的錯體票。這一年意大利巴爾部將軍率領海軍機隊，自芝加哥飛往羅馬，道經紐芬蘭，所以紐芬蘭郵局特地將票值二角五分的暗棕色票，加蓋年份和巴爾部將軍飛行字樣，以作紀念。加蓋票總數八千枚，有一全張黃色的十分郵票，因顏色幾乎相同之故，居然混跡在內，也被同樣加蓋了。這一張郵票便成

了珍品，每枚現值六千元。其次是著名的那克氏票，頗多歷史價值。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十八日，郝克和葛理甫二人，自紐芬蘭至倫敦，作第一次橫斷大西洋飛行的嘗試。紐芬蘭郵政局長魯濱孫在四月間預取紅棕色的三分票二百枚，加蓋初次飛越大西洋航郵字樣，以備粘貼航空信件應用。不幸飛機飛出一千一百英里後，便被迫降落海中，飛行員和郵件幸都獲救，送到蘇格蘭。這二百枚加蓋票，信件上貼去九十五枚，有十八枚因破損而消燬，其餘的：

一枚送給英王喬治第五世，一枚送給紐芬蘭總督，一枚送給航空俱樂部，六枚送給飛行員，二枚保存在博物院，還有七十六枚握在集郵家手中。現時這種未經使用的新票，每枚可值二千二百五十元。再次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發行的杜賓尼度紀念票。這時候正當杜賓尼度司令官駕駛他的水上機聖瑪利亞第二號，企圖完成飛越大西洋的豪舉。不過

飛出以後，也同樣被迫降落海中，人機俱被援救的船舶載至阿索爾羣島，經修理後，終於同年六月一日飛抵羅馬。這一次是用一八九七年發行票面值六十分的亨利七世王像票加蓋，僅蓋三百枚，多數貼在信件上用去。三年之後，這一種未經貼用的新票，每枚價值仍不過在百元上下，但到了現在，公正的市價就要三千七百五十元了。

最後一種，是一九三二年時我國新疆郵局發行的木戳加蓋票。票共四種，都蓋有紅色的航空二字，以加蓋於一角五分深藍色農穡圖的一種，最為罕貴。因為加蓋簡單而粗陋，容易仿做，所以偽票充斥。現時一枚良好的新票，可得二千七百五十元的售價，但貼用過的舊票，比較稍多，每枚祇值一百元而已。

真的，在航空郵票中有不少的幸運。

三五·六·一二·譯自通俗科學



記事

世界的算學家

華羅庚氏之發迹

仁

——據其老師王維克先生口述——

目下我國著名之算學家華羅庚氏，一般人均不知其如何發迹，記者承本欄主編人之介紹，曾訪問其最近來滬之老師王維克先生於旅邸，獲悉多種對於青年學生以及教育家極爲有益之消息，茲詳錄如下。

華氏與王先生均江蘇省金壇縣人，先生畢業於大同大學數理專修科後，民國十二年執教於該縣初級中學校。其時華氏僅十五六歲，在二年級從先生聽講代數學，一二月後，先生已發見華氏對於算學之天才。華氏之天才，如遇他人，則必爲埋沒，因其練習本上字跡拙劣，且多所塗改，然先生即於其塗改之中看出他思想的路線，知道他如何漸入佳境。於是先生即於全班四十餘名學生中，對他一人，除隨班上課外，施以特別教育與鼓勵，及年終學期考試，先生對華氏說：「你不必考，因爲考你的問

題別人做不出，考別人的問題不值得你做，我擬一個論文題目給你回家去做吧，你的算學終歸是一百分，終歸是第一。」

在第二學期開始，王先生僅上課二週，便改就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職，後一年赴法，在巴黎大學理科專攻物理學，至民國十七年回國，華氏來訪，先生詢以算學進修情形，華氏說：「初中畢業後，曾往上海中華職業學校，有一次，我解的算題自信很簡捷明瞭，但那位教師偏說我做得不對，一定固執着要我跟他亦步亦趨，那時我記着王先生的話，自信力很強，結果我便退學了，現在家自修，高等代數學，方程式論，都學完了，」於是先生把一本美國人著的微積分學借給他。

華氏家中並不富有，開着一個半開門面的棉花店；父年已老，又無兄弟，華氏祇好管着店做生意

，但客人一去，他便坐在賬台上看算學，又不時用鉛筆在包棉花紙上東塗西抹，以致遭受他老父的譴責。

華氏讀微積分學不到十天，便把書送還。王先生對他說：「算學這門功課，最是有步驟的，你不可跳看呀，容我提出幾點來問問你。」華氏對答如流，即原書有印誤之處，他也指出來給先生看，先生點頭稱是，謂有機會即可介紹他做算學教員，可收教學相長之益。在民國十八年，金壇縣立初中開風潮，王先生被任為校長去整頓，先生即聘華氏為會計，其時前任教員未更動，十九年春，又聘他為一年級算學教員，誰知呈報教員名單到教育局時，局長謂華氏沒有資格當教員，先生說他有論文發表在「科學」上，局長說那不算資格，先生說：「沒有資格也罷，但是教員我要請他做的。」

華氏時運不好，講壇沒有登幾天，便病倒床上，王先生不時到他家裏去安慰他，說是：「月薪照樣送來，功課由我代上，」一個多月以後，他的病好了，然而兩脚失去常態，走路成功大八字形，來先生家時，童僕都偷着笑，但是他念念不忘是算學

問題，無論誰笑他都毫不在乎。

不久王先生即病傷寒達兩個月，華氏此時除教書外，又演習近世幾何學問題。有一天，王先生尚未能離床，華氏送來油印論文一篇，計二頁，謂已寄出給各大學校請批評，亦請王先生批評。華氏那篇論文竟是數論中「福爾瑪最後定理」(Fermat's last theorem)之證明，這是從十七世紀以來，絞盡許多算學家的腦汁，而未得着證明的定理。要是華氏能如此簡單證明之，豈非奇蹟。在王先生批評之下，指出那個證明所依據的公理是似是而非，所以不能成立。華氏雖然自認錯誤，但王先生說他的野心不小，如能繼續孜孜不倦研究，將來終可出人頭地。

華氏天才固不可否認，但他也很用功，據說他 sometimes 只睡四小時，有時夜裏想到什麼，立刻起床點火，把他寫下來。

十九年暑假，王先生往湖南大學執教，初中繼任校長竟又說華氏無資格，不肯用他當教員，僅用他做庶務員。華氏懷才不遇，煩悶的結果，找到一條出路。那時有一位同鄉唐培經先生，在清華大學

算學系當助教，華氏便把幾篇論文寄給他，請他轉交各位算學教授批評，並要求到該校做研究生。經教授批評之結果，便請華氏在算學系當助理。他到了那裏，於教授中得到熊慶來，孫光遠諸氏的指導，尤其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得翻閱許多書籍，真使他如魚得水一般，算學思潮源源不絕，每年論文可以寫出好幾篇，多數投到歐美日本算學雜誌上去發表。

大概在民國廿五年，他便得着庚款派赴英國留學，在倫敦要被德國轟炸以前，他回到雲南，任西南聯大算學教授，後來赴美赴俄講學，成爲國際學術界的紅客，報紙上屢有記載，不容多說了。王先生說到這裏，對記者微笑，記者很有感於中，隨又問他如何看出一個天才，先生說：「在一羣兒童或青年之中，他們裏面有歡喜寫字的，畫圖的，彫刻的，演說的，做玩具的，做算學難題的，着棋的，開天高地厚的，默默深思的，……這些都是各色各

樣的天才，只要好好啓發他們，引導他們，對於他們所歡喜的儘力讓他們去做，鍥而不捨，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那有不成名家之理呢？即以華羅庚的算學而論，他在十五六歲受了啓發，中途無論幫助他的，壓迫他的，都加強了他的自信力，努力二十餘年，而今成爲名家，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從中國算學史上看來，國人本是富於算學頭腦的，別的天才也很多，可惜在家庭學校社會，其初不被人認識，（譬如松苗不被人認爲松苗，而認作蓬蒿），其後或因職業太苦，而無暇發展，或因生活太舒適，而自甘墮落，也有因貪多務得，而分散了心力的，以致天才消失盡了，我以前曾告誡華羅庚，說算學的門類很多，你最好選擇其中一二種而專攻之，掘九井而不得泉，何如掘一井之爲愈也。他現在享盛名的，似在數論方面，我想那福爾瑪最後定理，還不時出現在他的腦海裏呢。」

霸王廟

——烏江紀遊——

鉅東

命運使我們做工程人員的，不能享受城市的繁華，祇能常在每一個偏僻的鄉村間埋頭工作，成日的與村童牧豎爲伍，在皮溲馬勃中討生活。我突然奉命調到大江北岸的一個小縣城——江浦來，不久又下鄉到工程所在地點去實地工作，地名烏江鄉，離縣城五十里，我們便在一箇鄉人家裏暫時借宿。

在鄉間雖然沒有了一切城市的設備，——尤其是電燈報紙一類爲我們在城市中一日不可或缺的現代產物，感覺到無限痛苦，——然而天然風景的美麗，也就够你流連忘返。在大城市中，你就看不到一片原野，一些農作物，你不知麥子成熟了沒有，你也不知道稻秧已長得多高，即使想看一下，非要等到星期日，——還要天氣好——雇了車，用了很多的錢，走了很多的路，走到城外去，才能見到一些，除此之外，便只能一天到晚的在辦公室中過日子，面前所能看到的，只是房屋，小天井，沒有生氣的樹木、花草，還有冷酷的人，煩惱的事，使得自然的寵兒的我們，成日只是爲了工作而憂慮、皺眉，一看報紙，更是國事鄉情，一齊攢上了心頭，再也擺脫不開，要想呼吸一口新鮮的氣息，却再也

休想。

現在到了鄉間，放開眼前即是一片金黃嫩綠的原野，連綿不斷的小山，彼此起伏，大江如白練縈迴，蜿蜒曲折，飛帆點點，成伍成行，長林豐草間，似乎都有香氣放出，使你如身入畫圖中，並使你沉醉在這畫圖中。

這是一個很好的天氣，太陽躲在雲裏，習習的清風，緩緩地吹過，使得你不感覺到初夏的炎熱，我們的房主人，——一個喜歡多說多話而體格非常強健的老人，突然對我們說：「你們今天沒有工作，我陪你們去遊玩本地的古蹟霸王廟好不好？」哈！不錯，這裏叫烏江鄉，不就是這千古的大英雄項羽自刎的地方嗎？感謝這和善的房主人，提醒了我們，闐然一齊答應，立刻走上了我們的行程，向霸王廟的所在地烏江鎮進發。

烏江鎮是江蘇和安徽交界的地方，分界是一條小河，叫做駐馬河的，這河一直通到江口爲本地交通要道。河北是江蘇江浦縣屬，河南便是安徽和縣境，這人口不過數千，房屋不足三四百間的鄉鎮，却也相當熱鬧，米的出口很多，棉花產量也大。

——本地所產的「衛花」，在花卉上有相當地位，據說品質不在美棉之下。附近許多地方的棉花，都冒充着烏江衛花，以求善價。安徽的茶葉，也成了本地出口的大宗。交通還算方便，駐馬河口便有小大火輪，可以東達首都，西抵和縣縣城和蕪湖，假使從江浦去，陸路交通，便只有人力車可以直達，但是價錢也實在可觀，距離六十里，代價幾在萬金左右，有時還不一定叫得到，本地人大都會乘牲口，馬、騾子都有。戰前有公共汽車，由浦口開來，非常方便，戰後便停止了，最近浦六長途汽車公司恢復了，但只能由浦口經江浦開到橋林鎮，橋林到烏江，二十里的行程，因路面尙未修復，暫緩開行，但不久的將來，想必就可恢復，那時交通就更便利了。

霸王廟在鎮南不到二里路的一個平山上，我們在鎮上稍稍休息了一下，吃了一些東西之後，就再向目的地前進，一路行來非常曲折，不久便可看到矗立在小山上的廟宇了。我們鼓勇前進，一會兒到了山脚，便從後山上去，即見廟門上大書西楚項王靈祠六個金字，正殿三間，香火甚盛，中塑霸王及

虞姬坐像，霸王身材高大，紫臉長髯，兩眼突出，大如鷄卵，虞姬白面旁坐，雖然出於想像的彫塑，但頗能描摹出當年英雄美人的一段氣概，令人看後，不禁發出無限的敬仰和感想。旁邊另有霸王兩像，是木身以供出會時抬出遊行的。聽說年年三月三日，本地舉行着盛大的霸王會，熱鬧非常。霸王墓即在廟後，墓以石建，作饅頭形，墓草荒涼，令人感慨，有石碑嵌入牆中，大書：「西楚項王之墓」，右書：「奉直大夫直隸和州知州豐城譚之鳳題同知鄞縣全少微全立」，右書：「大明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仲冬既望立」，兩旁粉牆上題字題詩極多，茲選錄三絕句：

「九里一戰敗烏立

英雄氣概一旦休

當日若用亞父計

焉得漢王逞奇謀」

「戎馬揮戈戰三秦

勇冠三軍具佛心

鴻門縱得蛟龍去

至今惟有垓歌存」

其一

其二

「捐頭贈友昔日心

墓草荒涼更無親

烈馬虞姬何處去

白骨青燐盡血痕」

其三

詩雖未見佳而尚切實，我竟未能免俗，也寫了「×年×月×日某地某人到此一遊」的幾個字，以留紀念，同時還滿想在這題滿了字的粉牆上找出一個同鄉或熟人的名字來，却遍尋未得。

回到正殿，廟祝烹茶相款，我們一面吃茶，一面便遍觀所懸長對和四壁題詩，正面一付長聯是：

「司馬遷乃漢臣本紀一篇不信史官無曲筆

杜司雄是豪士靈祠大哭至今墓木有餘悲」

邊上一付對聯是：

「漫云天竟興劉四百載山河而今安在

到處人都說項數千年香火振古如斯」

牆上題詩甚多，有署名太湖野人的一首：

「不羨奸雄唱大風

願將天下化爲公

八千子弟分明在

恨我雙眸不二瞳」

尙具深意。據廟祝說：白崇禧將軍，黃紹雄，

李品仙兩主席，最近均專程來遊，其他名人來訪者，更絡繹不絕，言下頗有得意。他還告訴我們不少本地關於項王的古蹟，據說離此二十里之橋林鎮，本名夫妻橋，爲項王與虞姬在亂軍中失散處。附近有蘭花塘，爲虞姬髮上所簪蘭花墮地處，至今該處蘭花特盛，但移植他處，即不活云。南有靈山廟，項王曾小休於此，所穿靴上遺下一土，即成一小山。駐馬河爲項王駐馬處，諸如此類的傳說、神話，極多。我們一面瞻仰，一面聽着廟祝滔滔不絕的敘述，不但肅然起思古之幽情，同時更不免會心微笑。我們想像當日，這曠世的大英雄，叱咤奔馳，不可一世的氣概，而其結果的悲壯淒涼，更是出人意外，再加以英雄美人的穿插，使得這故事更顯得瑰琦綺麗，如果有人想編一部悲壯的大史劇，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材料。

廟宇原來範圍極大，據稱共有屋九十九間半。

爲什麼有半間，爲什麼不造成一百間的整數，導遊的人却說不出。——後燬於洪楊，至同治年間重建，到民國又興修了一次。廟前有梧桐兩株，青

葱挺直，嫩綠的大葉子，經風颯颯作聲，遊人到此，倍覺淒涼。東南有行宮一所，聞爲出會時項王木身在此換袍浴沐之處，今者爲一乞丐所據，門鎖不得入，僅從門隙窺視，破壞荒涼，不堪入目，內有「拔山蓋世」一匾額，據稱金字初看似凹，繼者愈看愈凸出云，似不可信。

在山門前向南一望，長江近在咫尺，不少帆影來去，夾着一二隻汽船，冒着黑烟，衝風破浪前進，左右前後，一片平疇，均爲水田，有不少淺水塘，夾在中間。遙想當年，楚歌四面，悽怨不弔，項



小說

家 癌

雲嵐素來是個康健愉快的青年，然而現在因家裏生了個瘤，他的心裏也跟着起了個疙瘩。

幾個月前他家住下了兩個客人，——他的姨父和

王悲歌慷慨，亂軍中與虞姬相失，復爲田父所紿，失道陷大澤中，當即在此地。那時追騎將及，烏江亭長，艤船相待，烏騮烈馬，長嘶赴水，百萬敵軍，重重包圍，英雄末路，其悲壯淒絕之心情，進退兩難之境地，使我想像萬千，覺得非一支秃筆，所可形於萬一。我們低徊流連，不忍捨去，向西一望，只見一派燦爛的陽光，斜射在草地上，原來這時太陽已近平山，似乎象徵着這古代大英雄的最後，雖然在殞落之前，還放射出瑰琦偉大的光明來。

三十五年端午前五日脫稿於江浦

遂 春

姨母。自從抗戰發生，他隨着父母避到上海來以後，和這位姨母是八年不會了，他們又很少通信，不過也曉得這位姨母在三年前嫁給這位姨父做填房，

所以他和這位姨父是初會。姨父看來有四十多歲，據說戰前是當律師，後來榮任W縣長，盛極一時。他們爲什麼由鄉下跑到上海來，而且在他家住就是幾個月呢？

這個問題倒並不費猜疑，在他們來後不久便由姨父解釋了：

「現在鄉下捉得緊了，不得不暫時避避風頭」就是說他是一個漢奸，逃到上海來做「偽寓公」的。

這在雲嵐心裏殊不自在，家裏住了個漢奸，那麼八年來的清白豈不被沾污了嗎？所以幾個月來，他想着對付的方法，他要把它們驅逐。

可是這位姨母是那麼溫和，母親對她又有偏愛，她們相處得很好，每當雲嵐向母親提到驅逐的話時，她的母親總是這樣說：

「人家好意投奔來，我們應該救人之急，怎麼可以乘人之危呢？……」

而且姨父的額上也並沒明白地鐫着「漢奸」兩個字，既不像一般漢奸們在勝利後的青天白日之下，露出胆怯畏罪的卑樣子，一個個都現出了原形，

於是人人得而誅之，也不像有些漢奸們執迷不悟，死到臨頭還是凶橫，那雲嵐倒也可以勇敢地拔出正義之劍和他決鬥，把他打倒！

他這位姨父是那麼彬彬有禮，隨便和他說到那兒，他都可以侃侃而言，他也恨日本，他也要勝利，他甚至也說中國壞就壞在這些貪官污吏手裏。他好像忘了他自己是個漢奸似的。

所以在不好意思與不可乘人之危的理由下，驅逐既不可能，告發是更說不上。

可是耳聽得××被提審了，××被判決了，××被行刑了，而他家裏的漢奸呢？這勝利後生出來的瘤啊！幾個月來越是容忍，越是難受，他還在想對付的方法。

今天他想起了甘地不合作主義，決定從此不理他們。

午後，姨父首先提議：「雲嵐，我們到大華去看電影。五彩片子，挺熱鬧的。」

「我不去。」這是不合作運動的開始。

「你不是頂喜歡看電影嗎？」姨母問。

「我不要看了。」

「爲什麼？」

「我頭有些痛，」他偏巧想出這麼個理由來。

「真的嗎？」姨母親切地跑過來，用手慰了慰雲嵐的前額，「唔，是有點熱，不要緊的，我那兒有一種日本藥片，吃下去，頭立刻就會不痛的。」

「我不吃。」

可是姨母已由她的小箱子裏拿出一個小瓶兒，倒出一片白色藥片。

「吃下去頭就不痛了。」

「我不……」然而姨母已把藥片塞到他的嘴邊，終於在盛情難却之下，他把藥片嚥了下去。

「好好地躺一會兒吧。」姨父母帶着他的母親去看戲了。臨行時媽媽對他這樣說。

房裏靜下來了，他獨自來回地踱着，憤憤地吐着唾沫，他想吐出一些「敵性」的藥滓，他太委曲了！他萬料不到不合作主義的開頭就遭到如此重大的失敗，他的頭根本不痛，却反吃下了日本的藥片。

他踱得愈來愈緊，終於有了這樣的決定——去告發。他一口氣跑下了樓梯，又奔出了弄堂。

可是奔出弄堂以後，他的速度慢了，他的疑慮來了：

「到什麼地方去告發呢？怎樣告發呢？我有充分的證據嗎？母親要怪我嗎？他們將因我而遭遇到些什麼呢？」

他甚至有了這些纖細的問題：「這件衣服差個鈕扣了，這枝鋼筆裏沒有墨水了，房門不是沒有關嗎？……」

總之，他折回到弄堂裏。他的態度是那麼遲疑，看弄的老巡捕上來搭訕了：

「小少爺，今天倒有空出來散步？」

「是的，今天沒有什麼事。」他無精打采地應着。

「你家又多了一個房客了吧？」

「不是房客，是我們的親戚。」

「現在呀！我們弄裏的人又多得多了，一部份是從內地來的，還有一部份却是躲到上海來的漢奸們！」

「那你別誤會，我們親戚是由內地來的。」雲嵐嚇了一下，說了這話，就好像做賊似地匆匆跑開

了。

跑到家裏他不禁伏到床上嗚咽起來了，這是多麼難受，多麼矛盾，出去告發的人，竟說了替他們辯護的話！他恨自己爲什麼這樣做，爲什麼這樣懦弱。

他的頭本來不痛，現在倒真的有些痛了。

不一會，門響了，接着樓梯響了，他知道這是他們回來了，他猛然地由床上躍起，他預備衝出去把他們大罵一頓。可是姨父見面就說：「雲嵐，頭還痛嗎？」

蘇太太

蘇太太是蘇先生第二任的妻子，換句話說，也就是蘇先生現任的內人。

記得蘇先生前任的妻子是患肺病死的，距離現在還只有三年的時間，並沒有留下一子半女，蘇先生爲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香煙」「羹飯」觀念，又爲了心理寂寞的關係，化四週時間托人物「色」，在一月後續了絃，這也就是說，接了現

姨母又搶着跑過來說：「雲嵐，頭該不痛了吧？我替你買了一包燻魚，你媽說你頂喜歡吃燻魚搭稀飯的，是不是？」

他還有什麼好做呢？

晚飯時，他默默地吃着燻魚和稀飯。

幾個月來，家裏的痛——漢奸姨父倒沒有受着什麼，而他的心碎了。雖然，他還在想着對付的辦法。

沈飲

任的蘇太太進宅同居。

蘇太太的進蘇先生的門，我是親見的，很簡單，不錯，非常的簡單，嫁粧只有二隻灰色的箱子，一隻馬桶與一隻熱水壺。

但蘇太太的家裏是很有錢有勢的，我們常常可以聽見她和人閑談時說：

「啊唷，我的祖父做過巡撫，也做過總督，爸

爸爸是秀才出身，十歲會做詩作賦，十二歲中狀元，二十歲入民國當科長，二十五歲當縣長，後來升廳長，又升市長，又升部長……可惜他為人忠直，不肯恕人，四十歲即完了，官沒得做，家道漸衰，不過哥哥總算爭口氣。噓！要不是打仗，我們新洋房也蓋起來了。現在，他在重慶發財呢，什麼大達，小達，什麼華東，華西，什麼協……協……協不知什麼的，沒道理開了那末多的店，叫人記也記不清楚。」

說着，她照例要嘆口氣，這是習慣，你預料也可以料到的。

於是，大家都同情她的嘆口氣。

其實，在我總覺得她這樣未免太無病呻吟，因為蘇先生的財源茂盛，我也聽見她說過好幾次了。

「我們的先生，在鄉下是置有一千多畝田地的，他本來就是大少爺，坐吃的有福人，吃飯有別人代執筷子，大便有別人代拉褲子，進有馬車，出有汽車，公路好像爲他特築，真正出足風頭，那邊的人都敬重蘇先生的。哼，你真不信，他們鬧一次案，打一次架，官廳辦是不服貼的，蘇先生可以

「閒話一句」。

她常常這樣說，起初我們總很奇怪，因爲前任蘇太太從沒有講得蘇先生如此闊綽過。

後來聽慣了，也就平淡了。

蘇先生是一個沉默寡言，很老氣，手掌很粗糙的漢子。他每天到一個機關裏辦公，做些什麼工作，他總是有隱哀似的保守着秘密。當人們問起他時，他常皺皺眉，偏偏嘴，搖搖頭，掛起一個苦笑，回到房裏去了。

蘇太太可決不是這樣，他常常爲蘇先生說穿這個秘密。

「你們不知道嗎？他是統袴少爺，一向是吃現成，著現成，要人來服侍他的，現在當了一個官兒，作了處長，這是他的大恥辱，雖說獨霸一方，但究竟沒有坐吃寫意，雖說官銜不算小，但那兒比得上他的祖父與父親……！」

說着，多愁善感的蘇太太依老例又嘆口氣。四圍的人羨慕與嗟嘆着。

前天傍晚，我因爲有一件要事須打一個電話給朋友。電話是全個石庫門裏的人可以共同使用的，

它裝置在蘇先生的家裏。

「得，得得」，我走到蘇先生的門前叩着。

「誰？」是蘇太太的聲音。

「我，蘇太太，是隔壁沈家，謝謝你開開門，打個電話。」

「不行，明天打可不可？」

「謝謝你，因為有急事，馬上要通話！」

「那麼請等一下！」她在內說。

我就在門外靜蕭蕭的等着，又倚門聽聽門內的聲音，只聽見一陣鏗然的碗盞相碰聲與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後，又歸於靜寂。

約五分鐘後，她露着偽裝的鎮靜態度出來開了門。

「蘇太太，在吃夜飯罷。」我說。

「是，已經吃好了。」她這樣回答我。

進了門，被好奇心打動，我在屋內向四周環視一下，沒有一些異樣。

於是我到電話機前撥動號碼。

「撤路，撤路……」我撥過五個號碼。

對方的電話鈴不斷地響着，但沒有人聽。

我無聊地焦急的等着。

忽然，一個的感觸射入我的眼簾中了，「噢！」我不由驚嘆一聲。

在蘇太太的床底下有一個蠕蠕的小動物在活動着，忽然爬了出來，哈！原來是一個衣衫襤褸的齷齪小孩。

他爬出來後，用手指擦着額上的汗，手指上沾滿住污黑的灰塵，於是面孔上也頓時變成了煤炭店的學徒。

「姊姊，那兒太悶，我受不住蒸熱，再不能蜷屈地躲着了！」小孩拍膝拍身子對蘇太太說。

接話的人還沒有來，鈴聲還是在電話筒裏響着。

我回頭注視蘇太太，蘇太太的臉已賽過關公，嘴角微微地動着，似欲痛斥小孩而有一種未能的様子。

小孩忽然又抬頭看桌面，很貪婪的又望着蘇太太說：「姊姊，我不會吃飽，只吃到一碗，你怎麼把菜肴都藏了？」

蘇太太顯然再不能忍耐下去，一句久蘊在心頭

的話終於爆發出來：「誰是你的姊姊！」

「怎麼，姊姊，你光火了！」小孩子吃驚的呆視着蘇太太的臉。

我等得不耐煩，而且又不好意思再看這幕諷刺現實的醜劇發展了。

掛斷電話，即回到自己房間裏。

當天無話。

第二天，我從外面買了一份報紙回來時就在弄堂裏遇見昨日躲在蘇太太床下的那個小孩子。

他依舊和昨天一式打扮，穿着襪襪的衣服，顯出精神很頹唐的樣子，揀着一雙破鞋走出小巷去。

「回去了罷！」我上前拍拍他的肩頭。

老布衣的悲哀

我是一個來自農村的孩子，三十一年秋天，穿着老布長衫跑到上海。

那時，我是一個十足傻頭傻腦的鄉下佬，出言吐語，時刻會引起時髦的上海人的嘲笑，關於諷嘲的言語到現在是多得記不分明了。我也因之而漸漸

「是的，我在這裏住不慣。」

「爲什麼？」

「小孩子，有客人來要躲在床底下，客人來了沒有吃完夜飯，夜飯要立刻停止，忙着收拾好。」

他說着就逕自低垂着頭走了。

我感到一陣悵惘，回到家裏，恰巧在樓梯畔遇見蘇太太，她說：

「沈先生，你說好氣不好氣，做好事做不得，一個醜惡的小鬼頭，我見他可憐，施捨他二頓粥飯，竟認我爲姊姊了，前世，前世……我大概前世作了孽，會有這樣的人來認我姊姊。」

沈雲崗

陷於言論的不自由，無形中受到了束縛，使我變得沉默寡言，由沉默寡言又逐漸使我陰鬱孤僻了些。

每日大笑三次，本來是健康的要素，時髦人物見到我的吝惜笑料，自然不能感到滿意，於是矯作了種種的虛偽引誘我開口，我起初覺得很討厭，後

來又感到他們的動作很是可憐，乃益發對說話感到厭倦，時髦的城市人無奈，就只能從我的別方面去找尋可以嘲笑的材料。

在聰明人的眼裏，我可笑的地方當然很多，因此，在不久，他們又恢復了先前的瘋狂，從我的布衣長衫裏獲得了笑料。

「多麼老實啊，道學先生！」

「不要小看了，這是二十世紀新裝！」

「土老兒，小老頭子！」

「稱稱多少重？」

「十三斤六兩！」

「買買多少錢？」

「十三元六角！」

「可以當雨衣穿，水不易透進！」

這許多話常在我的背後不時飄過，起初我總忍不住回頭發出傻勁來：「先生，沒有你那末漂亮，我不過窮一點！」

但，結果反而使他們哈哈大笑起來。

「吃一次大虧，學一個乖」，以後我當然進步了，對於這種濫調不再置理，阿Q精神融洽我，只

認他們愛好「十三」與「六」算了。

有一天，經理叫我走進經理室裏，他授給我一套中山裝，笑着說：「你的老布長衫太欠雅觀，換中山裝能好一點！」

「好」什麼，他沒有說明，我當然不明白，一直到現在也無從理解。

在當時，我只能迷惘地說：「我……沒……」

「那不要緊，在發薪時扣除好了！」

說着，他揮揮手，我馬上退出來，捧着中山裝呆呆地打量，式樣倒是很好，藍卡其，莊嚴，大方，不過難爲了一月的薪水……

管他！衣服有穿了，也可出出風頭，多節省些車費，少用些肥皂，少理一次髮吧。

第二天，我換上了中山裝。

「你看，鄉下佬變質了！」

「土老兒剝皮，雜在人羣中了！」

「傻氣也少了，很像上海人了！」

「這叫做人要衣裝，佛要金裝！」

店堂中有了新評論，我側耳聽了一會，心中倒很滿意，因爲我覺得至少時髦人物對我有新認識

，在衆人的心目中，儂氣減少了，和「上海人」有些接近了。

就這樣，我以後就把布長衫丟在箱篋的角落裏，穿上中山裝，過了四年的清靜生活。

但很不幸，在上月，商店關門大吉，我不得不另尋出路，到一家小行莊上去度站櫃台生活。

商店中穿着的第四套中山裝恰在此時破碎，臀部有了洞，肩上了洞，臂膊的彎曲處也有了洞。身邊沒有錢，既無法添製新裝，也無法請人縫補，不得已，就用藏過四年多的老布長衫重新檢出來。

「時代變了，社會人士對老布的觀念一定好些吧！」

「打仗勝利，老布該出風頭了！」

我這樣思索一會，即卸下破舊的中山裝，披上老布長衫到行莊裏去。

「哈哈，老兄『做人家』起來了。」汪君對我點頭。

「節約，節約，你的屋頂要漲穿了。」潘小姐側着眼笑着。

「多大方，多古樸！」小陸也讚美。

我心中實在欣喜萬分，可是一轉念又覺得很是失望。

「他們的話語中有骨頭吧！」

「你不見他們口在說話時，眼睛也在說話嗎！」

「輕鬆，調笑的口吻也許含有毒質！」

管他！我可管不了這許多。

傍晚，工作完畢，我無目的地走在街道上。

一個乞丐在跟西裝的大少爺討鈔票，大少爺大模大樣的匆忙溜走，乞丐望一下我的臉，把手舉起來，又瞞一下我的布衣，重新把手縮回去，去尋覓另一個慈善家。

走進一個大公司，看門的對我注視一眼，我也對他還敬一眼。穿過內廊，許多貪婪的眼睛都緊緊的包圍我，不得已，受不下這些冷酷的目光，還是識相點，從側門裏走出。

密斯方是老同事，大公司後面的小洋房即是她的住址，我順便去候候她。

「啊！」當我推進門時，她驚奇的叫起來，好半響才說：「你怎麼變了？」

「是！是換了老布長衫。」

「近來得意吧！」

「得意？受飽了人們的白眼。」

「爲什麼如此節約！」

「沒有錢。」

「客氣。」

「真的。」

門外有皮鞋立定的聲音，從外面走進一個長大的漢子。

「唔！是誰？」他用手指點着我，問密斯方。

「……」密斯方紅耳赤地答不出話來。



詩

這是軍隊

——流行歌選譯——

這是軍隊，龍斯先生，

「詩」這是軍隊

忽然，我神經質地站起來，笑着說：「我是他的老傭人。」

說完即走了。

在背後，我聽見她和她的對話。

她說：「那是李公館差他來問候的。」

他說：「是李公館的差人又有什麼關係，爲什麼不坐一會，喝口茶……真是『怪人』。」

「怪人，」我彷彿立在舞台的中央自語着：「這是布衣的悲哀，也是社會的細沫泡影。」

就如此，我第一幕演完了，等待着第二幕，第三幕……更精彩，更富於高潮的劇情上場。

徐天明

沒有私人房間和電話。

你以前在床上吃早飯，
但是在這裏你不能再這樣。

X X X

這是軍隊，葛林先生，
我們喜歡這軍營綺麗和清潔；
你從前有一女傭來替你拖地板，
但是她不能再在這裏幫你一點忙。
聽喇叭的命令而工作，

你是我的陽光

——流行歌選譯——

你是我的陽光，
唯一的陽光。

天空灰暗的時候，

你能使我歡樂。

你不知我是多麼的愛你。

請不要把我的陽光奪去了！

X X X

那一夜，親愛的！

這是在軍隊裏而不是樂隊。

X X X

這是軍隊，白朗先生，
你和你的寶貝到城市裏去，
她曾經爲你耽心，
但是這是戰爭，她不會再來替你耽心，
不，她不會再來耽心你。

徐天明

正當我橫着身體在睡覺，
我夢見把你緊抱在我懷裏。
不料醒了轉來，親愛的，
才知那是個夢，
我抱住了頭痛哭起來。

你常在我心中

徐天明

——流行歌選譯——

你是常在我的心中的，

不管你我離開得怎樣遠，

我隨你唱的戀歌的音樂啊，

依舊還聽得見，

你是常在我的心中的。

X X X

暗暗的是我們頭上的天，

你的呼喚，我還記得，

那歌聲我也聽見。

狂言 一章

胡樸安

死不開弔生不壽。埋頭苦幹到白首。我首雖白

我心赤。抓住現在不肯苟。世本無我忽有我。翻身

障天一隻手。地風水火無自性。因緣相合亦云偶。

夜半鐘聲一何疾。轉眼雞鳴已報丑。頃刻白日照大

正當要去睡眠之前，

我的約會是要實踐的。

那就是夢中相見。

X X X

山河的阻隔，請幫助我忘了吧，

我雖不知究竟何時見面，

但確信我們必定再相見，

而且是永永相戀，

你啊常在我心中的。

地。燭隱顯幽題好醜。忽然海外起龍蛇。何異鄰右
鬥雞狗。我到人間六八年。細細回憶我所有。雖未
吳市學吹簫。偶作秦聲時鼓缶。滿胸奇氣鬱不平。
爲農爲商效奔走。嗜好與世殊酸鹹。不識權貴爲某

某。志狂常自氣直前。行狷何妨身退後。陽氣爲善陰氣惡。六爻在乾皆用九。少年豪氣本屬陽。也會一醉百杯酒。常覺前途總樂觀。于人不問可與否。詎知人心與我殊。城府甚深顏徒厚。揮臂遊行不逢人。往往柴扉窮十扣。坎珂欽崎意轉平。始知萬事不常久。狼貪虎猛毒如蛇。相逼而來我不受。不受可以却羣魔。此是掃魔之巨帚。心地寂靜任變遷。淨者自淨垢是垢。世界大戰礮連天。彷彿小孩互鬥



散文

憶妻

李棉

毆。現事皆作古事觀。天地不動如山阜。縱然身死又何妨。未有骸骨不衰朽。始本無生終無始。不爲名牽與利誘。柴立中央看朝暉。雲氣濛濛擁左右。幕天席地意自如。日月常爲我窗牖。吞吐空氣食無窮。何必南山耕畝畝。避人避世度未宏。可笑當年荷篠叟。世界變化隨所緣。隨緣不變貴就守。把筆不覺發狂言。容我狂言開大口。言狂不礙吾行狷。馴羊能作獅子吼。

三十五年六月二日下午六點半鐘，我的妻殷萱終於丟下了我及其三個心愛的孩子而永逝了。在去年二月間妻得病之初，我就担心這可怕的惡運之來臨。妻病了一年又半，在這一年半的歲月中，我無日不在提心吊膽，深怕這個不幸的日子的來到，現

在终于在無法挽救之下讓她悄然而去，遺憾的是我不能與她握手同往，還要在這個殘酷的人世間度着淒涼的悲苦的歲月。

三日午後，妻的遺體裝飾好了睡在殯儀館的靈堂上，依然面目如生，靜靜地如熟睡未醒，瞻弔遺

容的人，同聲讚嘆她還是那樣的美麗，是的，那依稀還是十年前同我結婚時那副美麗的容貌呀。記得我同她結婚的那天，許許多多的賀客，無不驚嘆她貌美如花，當時我真感到同她結婚是莫大的幸福；十年後的今天，弔客亦復稱讚她的美麗，天乎，這是誰在虐弄我！

妻是一個聰明而賢淑的人，與她見過面的人沒有不稱讚她的爲人。她的年紀比我小八歲，但是她處理事務，應付一切，無一不比我週到而適當，因此十年來事無巨細，我總要同她商量以後再進行。抗戰以後，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若非她爲我操持家務，幫着我克復許多困難，我真不知道如何度過這一段可怕的日子，可是今後我再有天大的困難，也沒有人來幫我計劃了。十年相守，憂患與共，今竟半途分手，真是太殘酷了。

記得前年廢曆大除夕我在浴室間裏暈厥了過去，若非妻忽然跑到浴室間把我救醒了，而竟一眠不視，在我個人也許倒是幸運的，那次我沒有死却病了半個月。等到病體初愈，支持着搖搖欲墜的身子走到窗前，窗外的冬青樹浴在和煦的日光中，從微

啓的玻璃窗邊透進來帶着春意的微風，我驚醒又是春天來臨了，「一年之計在於春」，爲了生活我該有所籌劃。這年頭人家靠囤積，靠各種掠奪的方法發財，我除了積了許多不值錢的書畫以外，一無所有，年復一年地累妻爲我吃苦，爲我擔憂，米價高漲不已，「煮字」又不足以療饑，爲謀稻粱，自然得想一點求生之術，經與妻商量之後，決定托兩個在商業上很得意的朋友設法爲我介紹一個職業，以維持一家生計。這年頭有求人至少也得「請客」，而此時此地的一席酒菜非一個很大的代價不辦，在我們典當俱盡，借貸無門的情形之下，這請客費就無從設法，結果妻在請客的前一天設法籌得一筆數目很少的款子。在請客的那天清早，我還沒有睡醒，她却悄悄地冒着寒冷買了小菜回來，她叫傭人管理雜務，她自己忙了一天，晚上客人來了，居然擺了一桌相當豐富的酒菜，尤其最後一樣色味俱佳的大盆八寶飯，更使客人讚不絕口。那天雖然所費不多，却沒有一點寒酸相，這不能不佩服妻的手段高明和用心之苦了。妻在她的娘家也是養尊處優的千金，現在居然也能這樣地做人，且毫無怨對的表示，自

然難得。那天我在席上裝着滿面春風與客人談笑，心裏想着妻在廚房裏忙得精疲力倦，真是感愧交集。一個不幸而為窮藝人之妻的女人，內心該有說不出的悲哀吧。有時想到「浮生六記」的作者沈三白，他因為不得志于當時，潦倒一生，他的妻子陳芸，才思雋秀，能在清貧的生活中，經營慘淡地把他倆的生活安排得很有趣味，這一點我的妻頗可與她比擬，不能不說是我的幸福了。

那天晚上酒闌人散後，妻爲了過度疲勞，體力不支，沒有吃晚飯便睡了，可是一夜睡得不安寧。第二天便開始患了咳嗽，初以爲偶然感冒，過了兩三天，咳得更爲厲害。爲了窮，她不許我延醫診治，我只得偷偷地買了止咳糖漿之類的藥水回來給她嘗試，這樣又過了幾天，病勢並未減輕，不得不借了一點錢預備請醫生替她診察。

妻在幾年前患過肋膜炎，這次我默察她的病況，很擔心她可能患肺病，本想請一位西醫替她檢查，但上海的醫生太多了，却不知請教那一位，我又經不起那些「名醫」的恫嚇，便請了以前曾爲妻治愈了咳嗽的一個不著名的中醫來把脈，他在藥方上

寫的是「邪襲肺部……法以舒肺利中治之……」這一套，吃了兩帖藥，咳嗽沒有減輕，而且有了寒熱。我非常着急，只得遍托親友介紹可靠的醫生，又經過兩個中醫的診察以後，有一個朋友把他的同鄉T醫生介紹給我，T醫生是在德國研究內科的，很有學養，是一個瘦小身材的人，四十歲外，禿頂，戴眼鏡，人很和氣，沒有時下一般醫生裝模做樣，盛氣凌人的「派頭」。他離開了病人對我說：「百分之九十九是肺癆，而且相當嚴重，不過爲診斷明確起見，先去驗痰，然後再拍X光……。」

當我在某化驗所看到化驗證書上明明白白地注了「T·B·」兩個字，我彷彿被誰在耳邊擊了一掌，耳朵裏嗡嗡地響着，我呆在化驗所裏一會，然後失魂落魄的走了出來。一路我想着許多心思，甚至想到有一天我帶着三個可憐的孩子從殯儀館裏走出來……。一路走，不知不覺的哭了出來。

回到家裏我裝着愉快的樣子對妻說：「痰裏驗不出什麼，明天去拍X光吧。」

在C醫生那裏看到X光底片，知道妻右肺葉上已有很大的創洞，我彷彿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拿

了底片一路哭泣而出。

後來打空氣針也打不進，那個德籍B醫生也連聲在嘆氣。希望是更渺茫了。我默默地一步一步向着不幸的路上走。

一年半的歲月，終于使我走到了一個最可怕的日子。

二日早晨，T醫生看她痛苦得太厲害，無可奈何替她打了一針，她比較安靜點，下午，我看到她已經漸漸地不成了，我守在她旁邊，捏着她的手，她迷迷糊糊地睡着，忽然睜開了眼睛說道：「不對

斷 鏡

二十四年十一月我結婚的那天，一早我就從家裏跑到旅館裏去，因為婚禮在旅館裏舉行，所以我得先到那裏去看看一切。那時我的岳父早先我而到了，他正在禮堂上顯得很忙碌的樣子，大概他前一天晚上多喝了酒，還帶着幾分醉意，只見他滴滴篤篤地跑來跑去，一會兒派人去買這樣，一會兒又要買那樣，其實他要買的全是不需用的東西；而且一

了，你們快來。」我再不能放過這稍縱即逝的機會了，我問她：「萱，你有什麼話對我說呀？」她答道：「沒有什麼，我，我，對不起你。」便不再說話了，天，這就是她對我最後的遺言了。

第二天下午大殮以後，我帶着三個孩子走出殯儀館，一路是淡淡的斜陽，週遭似乎完全變了色，在半路上，四歲的苓苓對我說：「爸爸，媽咪阿是在那裏睡着了？」我緊緊地拱着她，兩個大一點的孩子同我一路哭到家。

李 棉

切早就預備好了，本沒有再添什麼的必要，實在倒爲他醉酒未醒，隨便主張罷了。

我當年因爲被先君驕縱慣了，看見岳父在亂嚷，不免有點生氣，便把一束預備給新娘子捧的「康耐馨」拿在手裏亂拆亂丟，婚禮不會舉行，已經殘花遍地，真是很殺風景的。不過後來的婚禮還是在愉快的空氣中演出的，自然我心上的陰霾也就一掃

而光了。

婚禮閉幕後，我同新婦雙雙歸去，家裏早在大開筵席，熱鬧非常。我們新夫婦在每一桌賓客略事週旋以後，便被男女僮相送入「新房」。新房分內外兩間，我們坐在外間的沙法上休息了一會，我忽然想到要到裏面一間臥房裏拿一點什麼東西出來。

那個「新房」原是我的舊臥室，兩個房間相連，當中有門可通，裏面一間本來作為臥室，而外間是我讀書作畫用的，乃至改為「新房」，外間便改作起坐室了。起坐室通臥室的那扇門上裝着「碎冰糖」花樣的玻璃，經常是「門雖設而常關」，門上的開關把手是一個黃銅圓環，擦得非常光亮。記得那時我從臥室裏出來，隨手習慣地拉着那個銅環關門，忽然那個粗粗的銅環應手斷作兩個半圓形落在地板上，彷彿誰預先弄斷了裝在那裏待我去碰牠下來似的，當時我不免有點驚異，因為那個不可能輕輕地會折斷的銅環，幾年來一直是這樣使用的，那

天我也沒有用力，就彷彿泥做的一般，不聲不響的分成兩斷。這雖然是一個極小的事，但在要求美滿的那個日子裏有這種不圓滿的插曲，是會叫人起不快之感的。

過了一會，我把這件事告訴一個朋友，我說「這也許有着什麼不幸的預兆吧？」朋友說：「你從來不談迷信，這顧慮真是多餘的。」我雖然也覺得這種想法未免可笑，但心裏總有點不能釋然。

十年的時間流水一般的逝去了，在逝去的歲月中有我們夫婦倆數不清的快樂與酸辛，但我們的婚姻是美滿的，而結婚後的生活也還算相當幸福的，可是最近我的妻却獨自結束了她生命的歷史，帶着永遠的遺憾離我而去了；算來我同她共同生活的日子祇有短短的十年又七個月。人的生死原是一個謎，而我同她的緣只止於此，莫非有所謂定數麼？

現在我想起結婚那天斷環的事，也許真是一個不幸的預兆吧。唉！

寄 姊

余惠珍

姊姊：

夏季時間撥快了一點鐘以後，五時回家，離晚飯爲時尚多，似乎把日子拉長了，且躺在沙發上，斟一盞茶，細細品着，偶然抬起眼來，瞥見你牆上掛着的相片，微笑盈然，真覺的甜美，然而事物却已全非了，萬千舊事無端又兜上心來。

記得去年父親病時，醫生叮囑隔絕療養，母親整日茶飯無心，祇有你回來時，千方百計的解說着，才稍微放寬些，所以我每天總設法電邀你歸家，雖然母親偏說我不懂事，說你白天奔東趕西的，晚上二個孩子太累了你。你却慌忙推說孩子們都乖得緊。其實從你瘦削的臉頰上可以想見孩子們夜啼的程度，但是爲了我的便利計，我總那麼自私的幫你說着，一同把母親打床上扯起來，到飯廳內用膳。國慶紀念的前日，你說有事要隔二天回家，我祇允許你請一日假。第二天清晨，天剛亮，奶媽便氣急敗壞的向我低低耳語，說你病勢很不輕，我想她慣愛小題大做，昨天才好端端的，至多又是感冒或重傷風了，愁什麼！便決定先瞞一下母親，讓大哥和我探望後再說不遲。

到你家時，滿屋子亂糟糟的聽說醫生已在注射

強心針了，我驚得一身冷汗，急急忙忙打人叢裏攆進來。你瞧見我時，還皺眉笑一下，臉色雖黃瘦，神氣却清楚，祇鼻準口角邊帶圈青色，醫生說不礙事。我稍微定神一會，便挨在床邊椅上坐了，你却教我把椅子端開，怕會嘔吐而弄髒我的衣服。我輕輕移動一下。鴻兒打秦媽臂內伸手要我抱，怪親熱的喚我「姨姨」，又把臉盤湊過來要我吻。我見她頰上滿是癬痕，還擦着藥水，祇手上尙乾淨，便勉強吻了一下。你却把她攬了去，滿頭滿臉的吻一陣，多麼的美麗，母親心目中的孩子！

注射鹽水針的時候到了，偌大一個瓶子，醫生用 2cc. 的管子打了吸，吸了打，永遠不完似的。皮膚上鼓起拳頭大氣塊，彷彿要爆裂了，祇見你尖聲喚着疼，我執住你的手，女傭用毛巾蘸了溫水，輕輕在針孔上揉着，你把她推開了，面朝裏，挨聲歎着氣，却突然回過頭來巴巴叮囑我，別給媽知道了。我點點頭，心上却不作理會。

室內人漸漸少了，我放下窗帘悄悄推着鴻兒的搖床催她安睡。你要茶水喝，我遵着醫生吩咐，把

鹽汁調和後餵了你幾匙。你籠上眼怪疲乏的樣子，我想你應該是息一息的時候了，便收起杯子，輕輕回步……忽然你直聲講着話，語音含糊，神色全變了，我不禁駭了一跳，強自鎮定，安慰你幾句。但一陣熱淚掉下來滴在杯子裏，趕忙回身將杯子攔好了，再看你時，祇見你微微點着頭，手越握越緊。我神魂俱散，抖作一團，再也叫不出來了。正好姊夫趕至，立刻施行人工呼吸。不一會他大聲哭起來，說：「氣也沒了！」我不相信這是事實！把臉貼住你的臉，的確連一絲氣息都無了！五分鐘，僅僅五分鐘間會發生這末大的轉變，我疑心在作夢，用力掐着手心，流出血來，感到痛，不料這竟是鐵一樣的事實了！

之後是一連串的混雜。母親來時，你已木然無所知了。母親摟住你，哭不了幾聲便昏了過去。是我鑄成大錯，遲遲不通知母親，使你臨死都不能和母親見面，我伏在母親身上儘哭着，希望她埋怨我或鞭笞我，但是母親祇用手撫着我頭，細細問你臨終時的神情，我期期艾艾抽咽不停。柩車來時，母親想衝上去，被很多人拉住了。我和弟弟嫂子們送

着，車內哭聲盈耳，你寶寶啓兒張大着驚奇的眼，有人問他：「媽媽呢？」他指着白布圍中僵硬的你說：「喏！媽不好好躺着嗎？」

殯儀館裏，他拿着哭喪棒，東西跳躍，每叩一個頭，吃塊伏苓糕，高興非凡，又不時拉你腳，催你起來，不足四歲的孩子，誰都爲他的無知而哀傷！你的婆婆儘在棺木旁打滾，以頭撞着牆，青腫滿額，大家都說婆婆之間真是親愛呢！我想起你每次回家偷偷告訴我瑣屑的家事時，歷歷在目，便覺得那種矛盾的瘋狂啼哭，可笑亦復可嘆。

可笑可嘆的事多着呢！據說十四天後舉行接煞，我從沒瞧見過這種典禮。那位道士先生大吹法螺，說你來世定能長生，至少活六十歲，你沒見他那種怪表情，閉上一隻眼，念念有詞的見神見鬼，那情形真是可紀念的。姊夫和他弟弟們還扶乩，讓一個碟子在字盤裏轉着轉着，轉出似通非通的句子來，據說是你在講話。我想你聽着定當生氣的。還有冬至那天，我居然也瘋了，和姊夫哥哥們上你殯舍來，買了大批冥具，如電爐，水瓶，剪刀，紙衣之類，一心送給你，路上碰到一位羅宋人，問長道短

了一會，再也解釋不清楚。路人都朝我笑。我還算基督徒呢！我自己也可笑，然而偶然做一下可笑的事，又算得什麼呢？

你百日那天，恰逢家內過年節，我因扁桃腺未愈，躺在椅上，聽着樓下擺動酒碟的聲音，不自禁地想起了你，今年過節少了你和父親倆。父親不過一時折磨，總有痊愈的一天，然而你呢？爲什麼去得這樣匆匆？永遠不再回來了。我頭上裝着你的辮髮，身上穿着你編結的絨繩背心，腳上套着我們同去購買的紅雞皮鞋，上面已有好一條裂痕了，我總捨不得丟棄牠，晴天也穿，雨天也穿，你稱讚過的美麗的鞋，舊了也可愛，還有你那張凝視花朵的照片太藝術化了，我無論怎樣忙，每天總必抽空看幾分鐘，現在幾乎已成了習慣，我自己也不知道那兒來這付儂勁。昨天鴻兒來，已能摸壁步行，臉上癩疾早愈，白嫩可愛，我偎住她，玫瑰色口紅印了她一頰，然而那裏及得上你吻她時的真摯自然？母親看了傷心。外婆尙健在，母親還有母親，可憐那樣不足二歲的孩子，已失去母親了。

母親近來時常流淚，生離死別的情緒滲透了，

憂夫哭女，無時或止。我每天瞧着她深鎖的雙眉，祇有笑着，竭力想盡方法來逗她笑，母親實在忍不住時，便又氣又好笑的微笑了，是嗎？我還能不笑嗎？朋友們都喻我是『快樂的春天』，說我週圍場溢着和氣，笑容永遠掛在我面頰上，的確，我對什麼事都想得開，對什麼事都付之一笑，『傷心之事，豈獨我一家？』爲什麼我不該笑？其實我真想哭，母親哭時，聽到傷心處，想放聲一哭。母親不哭時，看着她典型V式臉蛋，想起一切委曲時，也真該哭。但是事實上却想哭的時候是笑，該哭的時候也是笑，快樂的時候是笑，悲傷的時候也是笑。我是快樂的春天，太可憐的春天！

可憐爹還蒙在鼓裏，整日惦念着你，昨天忽然異想天開地說，假如你再去探望他的話，回頭要打你手心了。又說寶兒不來，珍兒可以去看她，天啊！叫我到那裏去看你來？女兒死逾半載，父親却還不知道哪！上月十五你初中時一位女同學結婚，遇見好些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她們拉着我的手，說我高得幾乎不相識了，又逼着我立刻回家將你拉來，我告訴她們你已患心臟病亡故時，都面面相覷呆若

木雞起來。寄父上月自西安回滬，老叫『惠寶』，『惠寶』的。其實我們一點都不相像，我要有你十分之一的美，已够好了！那天我偶然參觀某藝術學校，對着一尊 Venus 石像，高高的鼻子，發光的雙目，有輪廓的臉架兒，神韻真像你，我不禁悠然神往……連朝春雨害得人心緒懶散，你拋棄了父母，翁姑，丈夫，子女，弟兄姊妹們，獨居斗室，也會感到一絲惆悵否？

又屆薄暮時分了！望着昏黃的燈光，我總愛莫明其妙的感到往下說，黑夜來了！我恐懼夜晚，所有白天不如意事都會一股腦兒兜上心來，推也推不開，那情景真像山雨欲來時一樣，亟亟不可終日。姊姊！可笑的近來竟有人在公開誹謗我家，父親疾

畫 像 閒 談

過去我很喜歡畫人像，遇到可畫的人以及自己願意畫的人都不會輕易放過，衣袋裏經常放着一本 SKETCH BOOK，即使在公共場所，如茶樓酒館，或舟車之中，也常常偷寫人家肖像，這一半是由

病未愈前，我絕對忍受，有人踩我頭，我不響，有人刺我心，我默然。天大的事我都忍了，豈僅這些？但是夜闌人靜，當着一燈如豆，總覺得滿腔積冤，悲憤填膺，方今寫信時，更覺心下委曲滿懷，一字一酸。然而除了寄給你外，又能訴之誰？

往事若烟，想不盡，憶不完，情緒如麻，剪不斷，理還亂，好吧！就趕快合上眼，再也不想，我要學 *Gone with the Wind* 主角郝思蘭說：『我今天不想，明天會有辦法的。』明天帶給我新的光，新的熱，我依然是一個達觀，樂天，一切無愁的青年！親愛的姊姊，我擱筆了。

妹惠珍上：六月二日晚

李 棉

於自己的興趣，一半也藉以訓練自己的手眼。幾年中也集了不少油畫的和素描的人像，而那一大大疊 SKETCH BOOK 上的人像更是洋洋大觀。閑來自己翻閱一遍，頗可一溫舊夢。

有一次，一個鶴髮童顏的老和尚（也許該叫頭陀吧）來我家門前化緣，我正從學校裏回家，看見門口那個老和尚雖然身披破衲，但姿態不惡，花白的鬚鬚，白髮垂肩，頭上束着銅箍，瀟灑中「仙風道骨」的樣子，我對他身上打量了一番，很感興趣，便請他家裏坐，欸以清茶，和他談了一會，雖然從他的談吐中可以知道他不是一个什麼「高僧」，但還算得一個不是惡俗的人，於是我在他的「緣簿」上慨然寫了五元捐款，並告訴他我想到他庵去替他畫像，他也居然應允了，於是約好了日期，互道再會。

那個老和尚的庵在郊外離城二十里的地方，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帶了畫具趕到庵裏去，用了四個鐘點時間，替老和尚畫了一幅相當大的油畫像，後來那幅畫曾用了「老衲」的畫題，在我個人的畫展中陳列過幾次。

二十一年夏，我同幾個畫友在南京民衆教育館舉行畫展，在揭幕的第一天早晨，林故主席子超先生第一個在來賓簽名簿上簽了名。他在會場中瀏覽了很久，除選購了我幾幅畫，並要我替他作一肖像

，在畫展閉幕一星期後，我挾了畫具到他家裏去。那時他住在浮橋五十一號一所簡樸的屋子裏。他那間四壁圖書的小客廳中，光綫非常黯淡。我去看他總在下午五時以後，他從國府公畢回家的時候，所以每次在他客廳裏總是開了電燈談天；但在燈光下作畫頗不適用，不得已只好請他坐在一個窗子口，就着亮光替他描繪。我怕他老先生久坐吃力，所以每天只畫一個鐘點。這樣繼續了三天，算是完成了那樣一幅「急就篇」，我自己看看並不滿意，但林先生倒很歡喜，即刻叫傭人掛在壁爐上面，與對面牆壁上劉海棠氏所畫的一幅肖像相對。林先生着的是藍布長衫，健康的臉色，稀疏的銀鬚，他本身確有超塵脫俗之美，而我却深感我的技巧表現之不夠也。

我所作的人像畫，大都是草草完成的居多，有一幅有寫字給面大的老人像以不足一小時的工夫畫好了，因為被畫的是一個八十四歲的貧苦老人，瞎眼睛，他不耐久坐，不得不急急地塗抹起來。但這一幅我自己却相當稱心，可是後來抗戰的時候在省立鎮江圖書館失蹤了。

我結婚以後，給妻畫了一幅全身肖像畫。那時我上午到學校裏去教書，下午沒有事，每天午後兩點鐘，結妻換上結婚的禮服，動手替他描繪。每天大約畫兩小時，一連畫了一個多月才完工。

那時妻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風姿昳美，我畫那幅的動機，是想把她的青春長留在我的筆下，同時也作爲我同她結婚的一種紀念，記得作畫的時候是陽春天氣一般溫暖的初冬，午飯後是令人倦怠的時間，作畫的時間，室內靜靜地祇聽到滴答滴答的鐘聲，呆坐着被描繪的人是更會感到疲乏的，我不能像文西替他的愛人莫娜尼薩畫像時，用音樂來調劑她的精神，而使她不致厭倦，不過我們在新婚的蜜月，雖則默然對坐，也自有一種美妙的感情在我們之間交流的。

畫幅中的妻坐在富麗的背景當中，絲緞的禮服熠熠發光，她臉上紅紅地像剛飲了酒，身肢軟軟地斜倚在床上，顯着微醺的慵懶，情調表現得相當好。但一直想不出一個適當的畫題，有一天詩人韓北屏在我家晚餐時，偶然談到這幅畫，他想了一晚，想出了「酒闌人散後」，後來便用了這個題名。

那幅畫完成後，特地僱了一個細木工在家雕刻了一只一尺寬的畫框裝裱上去，看上去頗爲華貴，可是因爲面積太大，掛在我家壁面上總顯得不稱，二十六年春在南京舉行個人畫展後，便借給鎮江圖書館去陳列，結果也在八·一三以後，與我的另一部份作品同罹劫運。

去年春，在妻得病之前，我爲她描了一幅半身像，因爲刻意求工的結果，反而顯得失了畫趣，終於給我塗掉了。後來有一個時期，她的病似有好轉，我想等她精神較佳時再重行描寫，但我一直由於疏懶，興趣又欠好，遲遲沒有動筆。現在她已離開了人世，我不能再見到她一面，更無從與她對坐畫像了。她的死，我無法挽救她的生命，而歷年替她畫的像，又在兵荒馬亂中遭了劫而不能保存，現在想來，更令我生無比的痛恨。





書信

奈古書信

奈古

蔚南老兄：禮和箋敬悉。海上自是現代生活，比巴州不同，惟不免少壯派張皇之習。老年人處以從容鎮定，亦可免去若干繁冗也。

去年此時，吾輩同往受凍之歌樂山，弟日前又往一次，住了三日。典試官狄君式，自帶茅台，供大家禦寒，同人呼爲工頭。

工頭者，據云，北碚天府煤礦，有女工頭，工人晝作勤者，工頭夜與眠以獎之，因是男工咸奮，誠良規也。

山中某店蓄一豬，值抗戰勝利紀念，庶務擬殺豬爲牙祭，具呈店主，首述豬之來歷及飼養經過，次陳欲以充庖理由，結句曰：『該豬是否可殺之處，理合呈候鈞裁。』主批曰：『照殺。』聞者捧腹。

（書信）奈古書信

最近有官員若干被派還都，名曰第一批，飛行而不得帶行李，尤不得帶其活行李，被派者均不甚起勁云。假使參會定在京開，則弟當有重在滬度舊歲之可能，則八九年不見之南天竹，朱實纍纍，可復覲矣。而南翔古漪園之鬱金香，亦可更進一杯矣。阿門。即請
刻安

弟奈古拜上。

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中午指凍不靈。

蔚南兄鑒：昨日匆匆寫寄銓鈸因緣，想先到。今朝對兄所謂磨場之驢一言，頗有所感。一切境，磨場也。一切人，驢子也。智者覺之，昧者不知。老者倦焉，少者尙以爲有趣。此大千世界之所由成

也。

弟在此，並不忙。林隱老住會內，時共飲，酒中天地，儘自廣大。

在渝所積抗戰版書籍一無帶來，時巡地攤，冀得幾本舊書遮眼。有一小書，紅綠封面，曰醉菩提，共二十回，專寫道濟和尚飲酒之事，簡潔醒豁，比之冗長不堪之濟公傳好過百倍。又找得參同契一本，讀了一遍，仍然不解其所說。乃知天下真有不願人解之書。

有一兒童，係弟由渝受托偕行來京，方十二歲，頗慧利，讀七俠五義，唐吉訶德，封神傳等迅疾如駛，時來訪弟遊玩。

同事們，會居京者，急欲觀河山之無恙，新來者欲觀未見之名勝，不忙云耳。兄居現代化之上海，當然與此不同，何日來此閑幾日？即請

刻安

弟奈古拜上。五月三十日

蔚南老兄：得知「×××」由大力主持，徵集勘磨，勤勞可念。爲民智而宣力，助在文化，良用欽佩。竊以此等工作，可當良藥，黑髮染白，必有

奇效也。弟還都匆匆一月，瑣屑紛紜之間，不聞大道。磨場餘暇，寄與童稚輩所喜物事以自遣，並自解嘲曰，興趣兒童化，可謂顏厚。

友人黑山氏幼子曰雅圖，年十一，聰明矯捷，由蜀來吳。泛舟後湖，遇鼈仔伏荷上，急掠之，落舟中。其體不滿徑寸，而形狀已備，精細可喜。以弟素好，舉以爲贈，既鄭重致謝，蓄之案頭筆洗中。置白沙，則鑽伏其間，寂然不動。飼以蚯蚓，則吞嚙如食麵索，狀至愉快。同人見者，輒引爲談助，紛然雜陳，語多不經。略記數段，轉博一噱。

曰：其名稱，除「鼈」見於經傳外，有甲魚、腳魚、團魚、圓菜等，皆飯館中所呼。通俗呼爲忘八。八者何？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也。忘其第八字，無恥也。其雄不能鼈道，親邀雄蛇，負於背以與其雌交，而延續其種族之生命，恬然不知恥，故云忘八也。

罵人，有不直斥忘八，而謂其「戴綠帽子」者。解曰，相傳明太祖於南京建十六妓樓，爲游人憩息之所，並以處官妓焉，定妓樓老閻制服爲綠頭巾，故罵人者藉用焉。考之明史，「凡教坊司伶人，

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倡優同等，同服可也。魯人諺曰，「什麼帽子最輕？綠帽子！戴在頭上，自己還不覺得。」

曰：其性拗狠，嚙住人指，非聞雷不肯放。被嚙者不得已，伏磨盤下，藉磨聲之似雷，以求解脫。

曰：端節前後，雌鼈登岸相地產卵，將至所中意處，則巨躍一步，以泯行跡。掘沙深四五寸，埋卵其中，再巨躍一步，循路返水次。大約日產一卵，積十餘，則易一地。卵在沙中。曝晒旬日，自然孵化。稚鼈出世，其母負以入水。

曰：釣鼈。用寸許鐵條，橫繫於繩，緊縛以餌，夜納水中。鼈遇餌，囫圇吞下，不得吐，翌晨一掣而獲。

曰：蹠鼈。鼈所潛處，泥沙鬆軟。足經其上，遽陷尺許，略一搜索，即可發現。

曰：捉鼈。以杆拍水，鼈聞聲浮起水面，擲叉而貫之。凡執鼈，執其後，執前必被嚙。鼈在泥沙中，何以辨其前後？曰：鼈首常向陽，朝則首東，夕則首西，視日向以定其前後，準確不爽。

鼈善遁。覆以盟盎，雖重壓必能出。必以繩繫其項，結之於柱。或穴穿其裙，貫繩而懸之，則不能遁。

曰：鼈之卵，可治病，有奇效。鼈之血，可療產後虛，須用生血。胆大婦人，就其頸而吸之，補力尤大。

鼈之血能透粗瓷，而不透毛頭紙。盛其血於盃，必以毛頭紙隔焉。

曰：川人製蚊香，合有鼈骨之粉，甚效。何以用鼈骨？曰，鼈之體，內骨而外肉，最畏蚊噬，夏日恒潛水中，仰視水面蚊，恨之刺骨，骨中因積制蚊素，以之入香，蚊觸必死也。

以上諸說，出於四方之人，爲惜字計，不著姓名，但皆實聞，並無杜撰。弟幼在海上，未見此物，但聞海鼈之大，或如數十畝田，或如小島。及長始於北平筵上初逢淡水鼈，以爲天下至美之味。其後流浪江湖，多所見，尤嗜漢皋之產，肥腴無比。播遷巴蜀，知其聲價與海鮮爭光，未敢造次。惟時攜鄰兒至大陽溝魚市場中，以之爲藝術品而欣賞之。今雖東還吳越，而天下涵涵，猶未得大快朵頤也。

。記某石印本小說中有一俚詩，堪爲此物寫照，默錄於此，以爲殿焉。詩曰：「有頭又有尾，周圍四條腿。見了拿叉人，撲咚跳下水。」

書函拉雜至如此，夫復何言！得塵青跡時，或



札記

枇杷與楊梅

瞿仙

枇杷以產於太湖內的洞庭山爲最有名，在農曆端午前後上市，顆顆是可愛的金黃色的黃金果。

有人以爲枇杷是粗品，因爲牠的莖葉粗野，與荔枝的細膩芳芬相較之下，枇杷便似粗品了。但是如果把楊梅和枇杷一同放在白玉盤中，嫣紅色的楊梅，耀映着黃金色的枇杷，不但枇杷顏色鮮豔奪目，而且滋味甘脆甜美，無異瓊漿玉液，入口決非粗品了。

洞庭山枇杷，有紅沙白沙兩種。洞庭東山後山

有稍解疲勞於萬一之效乎？即請
撰安。

弟奈古拜上

三十五年六月廿二日三台洞前榴花照眼時

的白沙村內，農家都種植枇杷樹，所產枇杷的暈相當的多，略帶長形，顆粒大而核小，滋味異常甜美。白沙村附近的各村落也產枇杷，但是多借用白沙的名稱。上海、南京、嘉興等處水果市場中，有大量的枇杷出售，大都是產於杭州所屬的塘棲鎮的，塘棲和洞庭山都以產枇杷著名。這兩地的中間，僅隔着湖州一帶的山，而且這一帶山地都適宜種植枇杷，它的滋味，也相當鮮美的。

枇杷上市的季节，枇杷船聚集在塘棲，船中除

容搖船人睡眠的一席地外，滿載着枇杷。以嘉興爲枇杷的集散地，從塘棲運到嘉興，再從嘉興分運到各大都會。各地所產的枇杷，分四個等級。白沙第一。紅種中稱大紅袍的，果皮和果肉都帶着赤色，顆粒雖小，而味仍鮮美，爲第二等。

枇杷生食，可以潤肺清胃腸。製成枇杷膏，可以治咳，與杏仁一樣稱爲妙品。在日本以枇杷葉湯爲治傷食霍亂的要藥。

楊梅和枇杷同產於洞庭山。其他如上虞及浙東沿海山地，也有大量出產，色紫黑，顆粒大，而以核小漿多的爲上品。另有一種白楊梅，色淡而味也

榴花照眼明

園中榴花盛開，清晨起來，閒賞一回，真有一「紅動日華，綠裁烟翠」的美妙。

榴花，一名安石榴，相傳從西域安石榴國傳來。博物志說：「漢張騫出使西域，得塗林安石榴榴種以歸。」故名安石榴。但據齊民要術說：「凡植榴者，須安疆石枯骨於根下，則花實繁茂。」則安石

佳。價格比枇杷荔子賤，所以大眾可以儘量的飽嘗佳味。古人詩云：「五月楊梅結滿林，初疑一顆價千金。」詩的用意，無非得飽嘗佳果，大快朵頤，以爲一件幸事呢。楊梅佳味，可比北方的葡萄，顏色比較福州的荔枝爲深。

楊梅果實容易腐敗，而產生極繁，所以在產地，任人隨意採食，不過禁止人滿籃滿筐的帶歸家中罷了。

楊梅用以浸燒酒中，稱楊梅酒，善飲酒的人以爲佳品。古詩云：「酒釀梅香耐」，就是贊美這酒的。

瞿仙

的名稱，或許因爲這種種植的方法而得名的。

安石榴，果實大，味甜美，有「天漿」之稱。西陽雜俎說：「榴甜者名天漿。」用以釀酒，可治療疾病，這是因爲道書中，有用榴釀酒，名三尸酒，謂三尸蟲得此果則醉死。

石榴以洛陽西陽門外白馬寺所種植的爲最有名

。白馬甜榴，至今相傳有「一榴換一牛」的流行語。它的名貴，可以想見。它的果實大而甘，又可想而知。

我國西北部的地土和氣溫，都適宜種石榴。所以每年到秋季，石榴上市，常和天津北平一帶所有的桃杏，雅梨，沙菓，蜜桃等特產齊名。津浦線上的臨清，館陶，亦以產石榴有名。山東，安徽兩省的山地，更是每年有大量石榴的出產。秋季時，由津浦線運輸南北，品質也是很好，但比了西北部所產是要遜色些。

講到我們這裏蘇滬一帶的榴花，却像是注重在花色的欣賞。農曆端午，鄉間婦女，多用榴花爲裝飾，插於鬢邊，以爲美觀。詩人亦以榴花爲五月景物之一，多吟詠榴花詩爲消夏遣興的雅事。

我們通常看見的榴花，都是紅色的。其實榴花有紅黃白三色。罌菓者結實，千葉者不結實，即結亦沒有子的。結實亦有甜酸苦三種。抱朴子說：苦者出積石山。酉陽雜俎說：南詔石榴，皮薄如紙。瑣碎錄說：河陰石榴，其中只有三十八粒子，即名

三十八。

紅花石榴，有深紅淡紅兩種，爲花之珍品。
黃花石榴，微黃帶白，花較大。

白花石榴，多產於北地。

除此之外，又有四季榴，產於南方。火石榴，花紅如火。餅子榴花，花大不結實。番花榴產於山東，花又大於餅子榴花。河北省又有千瓣白，千瓣粉紅，千瓣黃，千瓣大紅，單瓣等榴花。還有一種重臺石榴花，頭頗大而色更深紅，中心花瓣如起樓臺，很是美觀。羣芳譜內，多記載着的。

石榴的種植法，很是容易，或用子，或用折枝，插土中便生。或云：葉生時，折插肥土中，常用水澆，自然生根。又性喜肥，宜多加肥料。石榴如不結子，以石塊置根下，自然會結子。

因榴花紅豔，前清時代，婦女最爲愛好，女子所穿的六幅湘裙，都是染着榴紅色的，因有石榴裙的名稱。但是後來歐風東漸，流行的服飾大變，爲都會中婦女界所歡迎，從此石榴裙一變而爲短式的裙，再變而爲百褶裙，石榴色的紅豔湘裙便漸漸絕跡了。

長春樹

——又習齋漫筆——

月季花以逐月開放，四時不絕，故又名長春花，見廣羣芳譜。顧花色不變，旋謝旋開而已，此則世所共曉，亙古依然，遂亦等閒視之。至若冬青樹之別名長春，惟以其葉之常綠，更無足珍，凡松柏竹之類，何嘗不可字以此稱？長春嘉名，以宜賦諸珍花異木，始不稍慊歟！

考梁任昉述異記，有曰：「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樹身如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即謝；故號爲長春樹。」使此樹而果有，則百花皆將失色。具夏蓮之葉，秋桂之身，於一歲中，應時變其花色，以自示其新陳代謝之能，誠可謂與世推移，順時俯仰，有合乎哲

玫瑰花

〔札記〕長春樹

醉李

人之善於處世然者。

述異記相傳爲半真半僞之書，未必悉出昉筆，然述此樹，實有所本。王嘉拾遺記曰：「燕昭王坐通雲之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方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慮太清不至？」恒春一名沉香，如今之沉香也。」按恒長義述，二書所述，大體相符，嘉爲苻秦時方士，當爲昉之藍本，而特爲詳略以見異耳。夫燕昭王爲中興之主，身招賢，以報先王之仇，憂國不遑，奚暇有登仙之念耶？且沉香雖爲常綠樹，但花白而不常開，亦似是而非者。嘉書之荒誕，亦可見焉。

瞿仙

玫瑰花上市了，在上海、蘇州、杭州等處的人民，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愛它，爭先要購買的。

玫瑰花的色和香，實在太可愛了。無論插在花瓶中，供在案頭上，或者插在穿西裝的人左上面的小袋旁，都可以給人的眼和鼻去欣賞。不但如此，還可以供人餽管口福呢。如把玫瑰花泡在清茶內，鮮紅的花瓣，映襯着翠碧的茶葉，顏色是多麼調和！花香和茶香混合在一起，飲茶一杯，香氣直是送入心脾，令人頓覺愉快起來。至於餘香留在齒頰間，逾時不會散去，尤其是津津有味了。

又如把玫瑰花浸在燒酒中，稱玫瑰酒，香味尤濃郁可愛。不但爲嗜飲的人愛好，就是不嗜飲酒的人，偶然飲一杯，也覺得暢快無比，芬芳可愛的。

再如把玫瑰花置瓦盆中，用火焙乾。它的香氣，却是愈乾愈烈。用以和醬，稱玫瑰醬。用以拌糖，稱玫瑰糖。一爲調味的佳品，一是糖果中的珍品。用玫瑰醬少許，塗在蛋糕上，或布丁中，不但滋味可口，而且香滿口頰。消閒時，置玫瑰糖一粒於口內，細細含嚼，但覺香膩馥郁，無物可與比擬。

至於把玫瑰花置於蒸氣鍋內，收取花的香氣，

製成玫瑰露，或香水，可作飲料，又可作化粧品。

總之，玫瑰花的色和香，實在太可愛。所以不論中外的民衆，都是愛着它，不獨是上海、蘇杭等處的人愛着它的。

玫瑰兩字，本是美珠的名稱。南海諺云：「蛇珠千枚，不及玫瑰。」可知玫瑰本是珠中最美的一種，現在花也稱玫瑰花，就是說這一種花是花中最美的一種，像珠中的玫瑰一樣。

玫瑰細葉多刺，似薔薇而短莖，花亦像薔薇，當屬薔薇科。花色淡紫，青蒂黃蕊，又嬌豔，又芬馥，真所謂有香有色。

燕中有黃花玫瑰，花稍小於紫色的。嵩山深處，有碧色的玫瑰。天台則有白玫瑰。這都是玫瑰的別種，而亦有香有色，很是可愛。

另有一種刺蘼，俗名纒絲花。花葉宛如玫瑰，而紫色稍淡，但無香。枝生針刺，在煮繭時開花，故俗稱纒絲花。這一種花，不識的人，常誤以爲玫瑰花。

玫瑰的種植法，宜栽於肥土中，常加澆灌。在抽新枝時，須速將根旁嫩枝移植他處，因爲每抽新

枝，老本便易枯。如除去根旁嫩枝，則老本仍茂。

閒話水仙花

余仁

錢塘昔聞水仙廟

荊州今見水仙花

——宋劉邦直送水仙花詩

偶然想起「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的一句老文章，便聯想到水中的花——那多麼可愛的水仙花！水仙這個名辭，在我國古代文人的記述中，原是最哀豔而又溫馨的，如帝女泣竹，湘君鼓弦，神妃解佩，冰夷扣舷等等傳說，最能令人引起深切的凝思，想像凝姿約素的體態，自然更似有一種說不盡的「芳以氣屬，妙以辭傳」的好感。

花以水仙名，在宋代以前，沒有人題詠過，宋以後便有許多的人，把「花比水仙」，或「水仙比花」的吟詠。如陳淳的「玉面嬋娟小，檀心馥郁多，盈盈仙骨在，端欲去凌波。」這詩便有「花即水仙，水仙即花」合而為一的情緒。

水仙花本來多生在武當山谷間。武當在今湖北

所以玫瑰也有一個俗名，叫做「離娘草」。

均縣南百里，所以宋人吟詠水仙花，每多提及「湘，楚，洞，荊州」等地名，并多說及水仙花生山谷間的。

水仙花在宋以前的名稱很多，據長物志說：「水仙，六朝人呼為雅蒜。」南陽詩註說：「水仙花外白中黃，莖幹虛通如葱，土人謂之天葱。」到了宋朝以後，便又有各種因形取名的名稱。如洛陽花木記說：「色白圓如酒杯，上有五尖，中承黃心，宛然盞樣，故有金盞銀台之名。」三餘帖說：「和氣旁薄，陰陽得理，則配玄榮於庭。配玄即今水仙，一名儷蘭，一曰女星，散為配玄。」高濂草花譜說：「水仙花有二種：單瓣者名水仙，千瓣者名玉玲瓏。」因此可知水仙花本有許多名稱的，到了宋

朝，因為推想水仙沒有水不能開花，有了水才能新鮮，才定名為水仙。草花譜說：「因花好水，故名水仙。」王世懋花疏說：「水仙，宜置瓶中，其物得水則不枯，故曰水仙，稱其名矣。」

關於水仙花的傳說，在我國舊書中，內觀日疏則有「觀星墜地化為水仙」；集異記則有「薛荔夜見一女子隱於水仙花下，和一男子在蘭叢中，互相歌詩」；清冷傳則稱「湯夷服水仙為河伯」；花史則謂「謝公夢仙女贈水仙」等許多故事。中山大學民俗周刊傳說專號，又有一篇漳州水仙花的傳說。而希臘神話中，則有一少年名 Echo，死後為復仇

新 荔 枝

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是荔子來

這是唐朝杜牧描寫楊貴妃愛吃荔枝的詩句，不但傳誦當時，至今讀了，猶有遺情逸韻存在着，想到那色香味三絕的荔枝，怎能不垂涎三尺呢！

荔枝果皮紅艷，果肉瑩白，果汁甘香，白居易

女神懲罰，使變為水仙花的傳說。可知由於水仙二字的意思，演繹出種種優美的故事，流露着哀豔動人的情緒，是中外一律的。

水仙花在從前享有盛名的出產地，除荆湘一帶外，江蘇的嘉定，也是有名的。如嘉定縣志：「水仙花短葉單瓣，產邑境者，迥異他處。」廣羣芳譜于若瀛說：「水仙花江南處處有之，惟吳中嘉定種為最，花簇葉上，他種則隱葉內耳。」但是到了現在，都已默默無聞。惟有福建漳州所產的水仙花，獨負盛名，年產五千担，由廈門分銷滬、港、美洲等處。

瞿 仙

描寫得極好，荔枝圖序中說：「殼如紅繪，膜如紫絹，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

荔枝最早產于四川的嘉定、涪州、重慶等地。左思蜀都賦中說：「旁挺龍目，側生荔枝。」龍目

是俗稱桂圓，而荔枝因為側生，也有亞荔枝，荔枝奴的俗稱。

荔枝又產於福建和廣東，本草綱目說：「福建產第一，四川產次之，廣東產最下。」這是寫本草的人，還不知在廣東增城的帶綠荔枝，是荔枝中的無上上品。草木略說：「荔枝在漢代自中土傳入廣東，增城所產，最爲上品，一顆數金。」可知增城的帶綠荔枝的名貴，不自今始。增城西北城外的荔枝灣，是出產帶綠荔枝的代表區域，灣內水濁，並無佳景，惟每年在初夏四五月間的結實時期，頓使灣內人家，平添許多景色，夾岸荔枝園內，交柯接葉，蔭蔽天日，丹紅的果實，纍纍在枝頭，這種美景，爲他處所不能見到的。所以荔枝灣的景色，平時雖遠不如西湖，而帶綠荔枝的名產，却與西湖一樣聞名於國外。現在報上也載着增城的綠荔枝，每斤十萬元，還不容易買到。它的名貴，更可想而

葫蘆

街頭有賣藥的人，穿着古舊的道服，很自在安

知！

荔枝是楊貴妃最愛吃的東西，人人知道的。貴妃是四川人，四川產荔枝，貴妃自然愛吃，可是當年飛騎馳送的荔枝，却是廣東的荔枝。唐人說蒼有一段記載說：「楊貴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勝于蜀，故每歲飛馳以進。」并且因爲進貢荔枝的事，民間不免受着痛苦，因有一種傳說，即稱荔枝爲一種助情的媚藥，未免過甚其詞了。

蘇東坡在歷史上，也是一個有名愛吃荔枝的人物。他曾經有兩句詩道：「日食荔枝三百顆，一生長作嶺南人。」他的讚美荔枝和愛吃荔枝的情感，真是熱烈得很！

荔枝性熱，不可多食，多食易有鼻出血的病。荔枝核可以治病，五雜俎說：「荔枝核，性大熱，補陰，煎飲可治陰症寒疾，又可以止汗，治疝氣。」

瞿仙

閒，席地抱膝坐着，面前放着大大小小的葫蘆，堆

着幾種不知名的野草。這正是合着一句古語，葫蘆裏賣什麼藥了。

懸壺賣藥的傳說是這樣的：晉朝費長房，終日懸壺買藥市中。他在厭倦的時候，便隱身在壺中去休息。市人都不能見，只有一個桓景，却從對面樓上望見了他，知道他是一個異人，便去拜他爲師，從他學道。後來長房到了別處去，不知所終，相傳是成仙了。此後做醫生的人，都喜歡自稱爲「懸壺」；所用藏藥的器具，或爲葫蘆，或爲製成葫蘆式的藥瓶，民間因有一句「葫蘆裏賣什麼藥」的流行話，好像是用以相嘲的。

葫蘆爲古人最早愛用的東西，詩經中有「匏有苦葉」的詩四章，描寫當時男女相悅的情形。匏就是葫蘆，又是浮器，也可作飲酒的酒杯，所說「縣縣瓜匏」，「酌之用匏」等語，都可以證實古人利用葫蘆的事。

匏葉味苦，當時列國相爭，戰禍頻興，民不聊生，常有男女私奔的事情；此中况味，實同吃匏葉一般，原是諷刺的說話。可是匏莖蔓生，匏又多子，剖匏爲二，可代酒杯，以宴賓客，賓客多用「瓜

瓠」的話來祝福新婚男女了。

葫蘆可作器具，漆以紅漆，或作裝飾品，或作兒童的玩具。此外還有葫蘆笙，酒葫蘆，油葫蘆等。賣錫糖的人，常做成糖葫蘆，以投合兒童心理的愛好。

葫蘆二字，用作地名的有葫蘆峪。三國時，諸葛孔明神機妙算，把孟獲七擒七縱的地方，就是在葫蘆峪內。還有一個世界聞名的不凍良港，是我國渤海灣內的葫蘆島。

葫蘆的形式，現代還有用作裝飾的，如商家的招牌，有彫刻成葫蘆形的。又如建築亭塔的尖頂，紡織的圖案，亦多有取葫蘆形的。其他如藥店內的佈置，婦女的刺繡品，更多以帶葫蘆形爲有古趣。

葫蘆在古代，又常視爲一種神物，相傳可以收妖魔。帝京景物略說：「門上貼紅紙葫蘆，曰收魔。」又相傳可以「拒瘟」，曾見古書上載着一段新年風俗說：「剪紅紙葫蘆貼牖戶間，曰拒瘟」的話。它們的理由是，葫蘆在古代爲藥王藏藥惟一的器具。在小說中，又相傳鐵拐李，呂洞賓，土地神等，都是背着大葫蘆，內中藏着仙丹，可以治療一切的

病，使人起死回生。那麼他們的葫蘆，自然也可以「收魔」「拒瘟」的了。

現在又有一種流行語，稱醉漢爲水葫蘆，稱禿

捫 蝨 談 孔 蝨

蝨的種類很多，現在這裏所談及的只是蚤和俗名白蝨的兩種。蚤會跳，蝨只會爬；蚤有扁翅，蝨是微翅，這是蚤和蝨的相異之點。蚤寄生在人體及其他哺乳動物的身上，專吸鮮血，又常是傳染病的媒介；蝨也是如此。所以這二蟲應該加以肅清的。可是這二蟲，無論中外，各地都有，而且從古至今，歷數千年而它的種類不絕。唉！除蝨的難，真可浩歎！現在有了新發明的DDT，能不能把蝨類滅種，還未可知呢！

關於蝨的逸話很多，大都可喜可嘖，很有趣味；亦莊亦諧，令人生感。

在五胡亂華的初期時代，有一個王猛，在華陰道上，遇見了晉朝的大將軍桓溫。那時他還不會得志，衣着短褐，捫着蟻蝨，傍若無人的和桓溫談

頭爲光葫蘆的。至於西廂記中「葫蘆堤」的一個名詞，更是完全滑稽的話了。

余 仁

國家大事，滔滔不絕，他對於天下大勢，竟瞭如指掌。溫不能用，後來他去做前秦國的宰相，幫助苻堅，統一北方。後來人們都稱王猛的捫蝨談話，認爲個儻有大志的。

宋朝時候，有一個大名鼎鼎的絕代大政治家王安石，在神宗朝做宰相。它在上朝時，忽然鬚上有一個蝨沿着鬚爬到鬢腳邊，被神宗皇帝發見。他在退朝以後，同事中便有人，把「屢游相鬚，曾經御覽」的兩句話來相戲謔，一時騷人墨客就傳爲逸事，直到如今！

清異錄中載有一段逸事說：「揚州有蘇隱者，忽聞被內似數人齊念阿房宮賦之聲，急揭開被視之，惟有蝨十餘，其大者如豆。」這是患神經衰弱的人的幻覺呢？還是存着好奇心的人的創作怪談呢？

現在把這件事與前段所說王安石的事，聯合起來，可做成兩句絕妙的聯句，就是「賦念阿房，鬚遊相國」。

晉朝竹林七賢中的阮籍，曾做了一篇「大人先生傳」，傳中有幾句話是，「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乎！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為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蟲之處禪中乎。」禪，就是褲子。阮籍的話，雖有些玩世不恭，但實是罵盡當時狗苟蠅營的一般人，直似蟲類。直到現在令人讀了它的文章，不但覺得才藻雋逸，而且可供茶餘酒後的談助呢！

把人比蟲，最早的要算是商鞅。商鞅書中說：「三官生六蟲」，又云：「力多而不攻，則有姦蟲。」漢朝的王充，也會把人生在天地間，比喻蛋和蟲的在衣裳上。在它所著的論衡中發表出來。它的論辯，比較商鞅說得明白透徹，不但可以訂偽砭俗，而且尤覺得新穎有趣。因此，可知阮籍的話，是有來歷的。不過阮籍的話，更容易使人感到機警

生動，詞鋒銳利，有特異的趣味。

蘇東坡禪喜集內，也有關於蟲的逸話。蘇東坡與秦少遊夜飲。東坡身上有蟲，以為從垢膩中生，少遊却以為從棉絮中出，二人爭辯，要待明日請佛印來解決，并以一席酒賭勝負。酒飲畢後，少遊先去訪佛印，告以明日要辯明蟲的來歷，并許以餛飩吃，密囑後就去。東坡隨後也來了，一樣的囑托，并許佛印吃冷淘。到明日，兩人同往佛印處，再互相爭辯。佛印說：這事很容易明白，蟲是垢膩身，棉絮腳，先吃冷淘，後吃餛飩。冷淘，是涼粉一類。

十年前，在上海有「蛋蟲獻技」的新聞廣告，以為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連蛋蟲也會做戲，是不可不往觀的。地點是在上海大世界內。在一大圓桌上，補一台布，布上置一蛋蟲做戲的舞台。開演時，近觀可見蛋蟲的頸間，縛一條極細的銅絲。看客手中各持一放大鏡，靜觀演戲。第一，拉車，車的重量，比蛋的重量，約有二千倍。第二，踢球，滾球。第三，跳舞。第四，轉圈，圈是鐵製，比蛋約重數千倍。

這四種戲中，第二，第三兩種爲最有趣。蛋蟲所弄的球，像一粒痧藥般大，色白，二個蛋蟲自會用它的像細毛一般的腳來，努力撥動的。又用一只八音鐘代音樂，用紅綠色紙屑代舞衣，蛋蟲披着舞衣，會隨着鐘聲爬動，像跳舞一般。觀衆都是笑容

銀魚

整居上海已久，每憶故鄉風味，有爲此間所嘗不到的，那就是故鄉的銀魚了。銀魚，照辭源上說：「身圓而纖細，潔白無鱗。有兩黑點，是其目。長不過三寸。或以其形如麵條，稱爲麵條魚。」可是故鄉所產的銀魚，長只有寸許，比杜甫咏銀魚詩中所說「天然二寸許」的銀魚還小。它的風味，極爲佳妙。

銀魚，產於清流的急湍中，江浙一帶，到處都有，但終不如故鄉所產的。現在先把古人贊美銀魚的話寫出來，作爲憑證。唐白居易詩說：「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元薩都刺越溪曲說：「越溪春水清見底，石鱗銀魚搖短尾。」這幾句話，描寫

滿面的認爲奇事。

演蛋戲的人說：蛋的壽命，只有一年，它們把自己的血來養活了蛋蟲。訓練蛋蟲做戲時期，是二個月一期，這次演戲的蛋蟲，是第五期畢業生。

瞿仙

銀魚的美，可以說是已很完善的了。

從前范蠡泛舟五湖，伍子胥緣越溪而遊，都是爲愛食銀魚。越溪和源出天目山的嘗溪合流成茗溪。五湖，就是茗溪的蓄水處。所以這茗溪所產的銀魚，是自古有名的。茗溪銀魚，尤以產於瓶窯的爲最貴重，一名玉簪魚。

江陰所產銀魚，相傳有一段神話，因此也有名。神話說：

江陰南門外石方庵內的神，於農曆二月八日誕辰時期。對岸靖江某寺內的羅漢渡江來祝壽。吃了壽酒壽麵回去，因酒醉過渡，把壽麵反吐在江中，即化爲銀魚。

此外還有一個傳說：銀魚就是孟姜女化身。這完全是因為銀魚的潔白香膩，幻想着美人的肌膚而妄說的。上面的神話，原也不是憑信，只可「姑妄聽之」！

銀魚的食法，有下列幾種：

1. 銀魚與雞蛋拌和，用葷油炒，味鮮嫩異常。
2. 銀魚與葷油調和，略焙，即膩滑可口。
3. 銀魚入雞湯或筍湯中，味尤鮮美。

黃魚

江南春暮，棟花開時，就有兩種美味的魚上市，一是鱒魚，一是黃魚。鱒魚是淡水魚中最名貴的一種，鱗白如銀色，味美勝鷄汁，不過價值很貴，今年初上市時，每斤會賣萬元，所以當為資產階級的食品，不若黃魚的平民化，大眾化。因此談談黃魚。

黃魚在棟花盛開的時節，就乘着暖波，到了東海北部，連雲港外。黃金色的鱗片，似穿着黃金鑲一般，浩浩蕩蕩的羣聚在長江口外各處海面。漁船

4. 銀魚用雞湯火腿煨食，或炒食，色味絕妙，隨園食單曾記之。

5. 銀魚晒乾，隨時可烹食，只要注以熱湯，和以醬油，或炒或蒸，味均佳妙，與新鮮的一般無二。

銀魚的種類很多，有一種，粗大如姆指，或呼王爪魚；有一種，長三寸許，稱玉筋魚，都是銀魚一類。

蘆軒

聯合圍捕，黃魚便成千成萬的被漁夫認為俘虜一般，凱旋歸帆，攜入都市中，供大眾飽餐。漁夫的勝利，恰像勝利國家一般，人民都享着勝利的幸福！

黃魚的滋味也有特色。試想，把黃魚金色的鮮魚肉，加入太湖碧翠的蓴菜中，調和作羹湯，不是色和味都佳妙嗎？唐朝徐堅的初學記中說：「蓴菜和黃魚作羹，是謂金羹玉飯。」這金羹玉飯四字，把黃魚的色味描寫盡致了呵！就是作黃魚豆腐羹，也是色味俱佳，可為大眾歡迎的佳肴的。

黃魚曬乾，稱石首魚鯊，俗稱白鯊。鯊，本是乾魚的意思。黃魚大的就是石首魚。關於石首魚鯊的傳說，吳地記中，有引浙江風土誌的一段話：

『吳王闔閭，逐夷入海，會風浪大作，糧絕不得渡。王拜禱，見金色魚偪海而來，三軍踴躍，捕獲一魚，夷人遂降，因號魚爲逐夷。及歸，魚已曝乾，烹食之，味甚美，因於「美」字下書一「魚」字即「鯊」字。』

黃魚在我國分布區域，北自渤海，南至南海，處處可以捕。捕魚的地廣大，即獲魚的量衆多，而價值亦因以大減。我國實業部在江浙海面魚汛的時期，曾發表過產魚的區域和時期如下：

大黃魚——衢山，大戢洋，岱山，黃大洋。春分至小滿，或穀雨至小滿，產魚最盛。秋季亦有。
小黃魚——呂泗洋，嵎山，桃花，花島，佘山，浪岡，綠華。冬末至春初，春分至立夏，都有捕獲。

東海岸的海州連雲港，是水產物的集散地。春魚汛特別稱爲黃花市，因爲小黃魚，俗又稱黃花魚。以春分至立夏的一個時期中爲最盛。

黃魚在結隊遊行時，鰭的摩擦聲，在海中發出很大的聲浪，遠近都可聞。因此有人以黃魚爲能鳴。雅俗稽言說：「能鳴，網師持長竹筒插水中，側耳聽之，聞鳴聲即下網，一次可獲千餘。」山東膠州灣內的許多漁村，一年的生計，全賴一度黃魚汛所得來維持的。

黃魚的鰾，集合了許多，可製成鰾膏，俗稱魚鰾膏，爲冬日食品中的滋補品，價很貴。北洋鹹黃魚，大都是小黃魚，價廉味美，尤爲平民所歡迎的食品。

最近幾年來，上海方面，有把黃魚的名稱來代物品或人的。如在市場內，稱金條爲大黃魚，一兩的赤金塊爲小黃魚。這是一種代物的隱語。又如輪船上茶房，私帶不購船票的人乘船，藏身在艙底，避免查點乘客的人的耳目，稱爲帶黃魚。這是戰爭中產生的新隱語。



窗

余仁

羈身辦公室內，伏案寫作，有時不免有些枯燥和苦悶，便仰首瞭望，注目窗前。因想建造房屋的佈置，不論中式西式，窗是第一件重要的事。古人說：「窗明几淨」，這四個字，多麼使人覺得雅淨！古人的十年窗下，雖是勤苦攻讀，但他們住在室中的舒適和愉快，想自也有一種說不盡的高尙和悠閒的情緒。

窗的作用，主要的自然是採取光線的充足，和調節空氣的流通。但窗的結構和式樣，堅固和巧妙，也在在足以引起人們優美情感；至若窗外的取景，尤足以使住居室內的人，感受到安閒趣味。所謂「北窗高臥」窗前讀易」「好鳥枝頭」「數點梅花」等話，都是窗前即景，不但是四時無窮景物，盡入窗內人的眼簾中，而窗內人亦可作畫中人觀了。

窗的種類，不外乎木板窗、紙窗和玻璃窗三種。但我國舊製木板窗和紙窗的結構式樣，很能够推陳出新，自然巧妙和雅觀，現代雖多代以玻璃窗，

而舊製圖案，仍舊需要的，因為只要把窗的木板或紙，改換了玻璃則既屬雅觀，又是明透，兩美都齊備了。

我國舊製窗的結構，四圍爲框，中間爲枋（俗稱窗格）。窗枋的製作，雖不出縱橫欹斜屈曲三項，但它的推陳出新，變化很多，各具巧妙和美觀的。茲就普通所曾經見過的，略舉各種製作的結構和式樣的名稱於下：

（一）長窗式 舊製長窗，普通劃分三部份，上面一部份，約占全窗十分之一，稱束腰，實以木板或枋格。中間一部分，約占全窗十分之五或六，爲窗枋。下面一部分約占全窗十分之三或四，爲窗板，多實以木板或加彫刻。中間窗枋的結構，有各種式樣的變化，如下

（1）柳條式，或疏或密，有十種的變化。

（2）從柳條變人字式，有二種的變化。

（3）從人字變六方式，也有二種的變化。

(4) 從柳條變井字式，有三種的變化。

(5) 從井字變雜花式，有二十一種的變化。

(6) 玉磚街式，有四種的變化。

(7) 八方式。

(8) 束腰的楞格，就是截取上面各種式樣的一部分，也有八種式樣。

(二) 短窗式 舊製短窗，有如長窗一樣分束腰窗楞和窗板三部分的，但有上下二部分都用束腰，使窗楞的地位加多，室內光線可充足些。窗楞的結構式樣，與長窗同。

(三) 風窗式 舊制風窗，楞格很疏，或只有空框，糊以紙，或用紗，或加繪飾。但他的楞格和形式，又有多種：如冰裂式，兩截式，三截式，梅花式，六方式，圓鏡式等。

這三種窗式外，還有一種扇面窗式，是最適宜於船舫中用的。扇面窗常置於船舫的左右兩面，人在船中，可以縱觀兩岸的湖光山色，雲烟竹樹，以及往來行人，如一幅天然圖畫。而且又時時變幻，沒有一定的景象，因為在舟行時，搖一櫓，變一景，前進一些，又換一象的。

現代的窗，多用玻璃代替了木板，四圍的窗框，也有用鐵條代替木製的，自然更是堅固而光明；至於把細鐵條代替窗楞而且可以任意縱橫斜屈曲，造成各種圖案或繪畫，嵌以彩色玻璃，或各種印有圖案紋的不耀光玻璃，既增美觀，益多巧製，這正可以表示人工也須有近代化的技術了。

本社已經出版之

青年文選

家的召喚	一冊	六〇〇元
聖潔的靈魂	一冊	六〇〇元
小主婦	一冊	六〇〇元
新生	一冊	六〇〇元
童年的夢	一冊	六〇〇元
長春	一冊	六〇〇元

最新資料 ◆ 編印最近

日新
青年
文選

散文
小說
詩歌
選集

家的召喚
聖潔的靈魂
新主婦
童年的夢
長春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徐蔚南編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日新
小說
叢刊

戀愛奇情小說
美國雜誌精華
濃縮偵探小說

小家碧玉
紅印人之歌
雜貨店血案
古屋疑雲

鄭狄克譯
鄭狄克譯
鄭狄克譯
鄭狄克譯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日新
作文
叢刊

作文大綱一千題
虛字用法及練習
文句構造及修飾
古文筆法精選

朱翊新編
朱翊新編
朱翊新編
譚正璧編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定價低廉 同業批發 特別優待

上海日新出版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1312B

110 2874

~~C4575~~